

第三章 族徽構形的因襲與變化舉隅

族徽自殷商發展到西周時期，或有承襲、或有變化，本章欲探討的部分，便是以族徽的構形是否產生變化為討論的主軸，各節分類的方式，首先介紹構形沒有變化、只有承襲的部分，第二節以後將介紹有變化者，每節中以族徽構形所屬時代來分類；其後再說明附屬徽號、複合族徽，各舉出數例以作構形變化的比較和分析。

第一節 構形因襲的族徽

自殷商至西周時期，有些族徽的構形不見變化，筆者將觀察並分析族徽的構形為主，亦有族徽構形與文字構形、族徽在版面上與文字的使用等討論。以下列舉二例說明。

壹、𠄎（賊）

在金文中，有 4 件器有此族徽的單一構形，後或接紀念父名，列出器名和釋文如下：



《集成》1537 𠄎父乙鼎（殷）「賊 父乙」



《集成》1695 𠄎父癸鼎（殷）「賊 父癸」



《集成》6710 𠄎觚（殷）「賊」



《集成》8704 𠄎父癸爵（殷）「賊 父癸」

《引得》將此形作「𠄎」，《集成釋文》器名依形描作「𠄎」，但釋文作「賊」，解釋不一，筆者依其構形描作「𠄎」。「𠄎」由戈、貝、戊形部件和一上粗下細的尖豎筆所組成，其中戈、貝、戊形中間的橫畫合為一筆，使得組合的部件彼此相連，具整體性，在文字中未曾見過這樣的合筆，以上的 4 件器都是如此，也是

「𠄎」族族徽構形的特色。另外還有《集成》8988 𠄎作匚子爵，《集成釋文》作「𠄎作匚子」，如下圖。僅此一器屬於西周早期，但此「𠄎」構形與商代構形相比，只有戍形部件相同，而貝形和戈形部件都相異，且依照常見的銘文內容「某作某隳彝」推斷，前一某通常都是作器人的私名，故筆者認為此器的「𠄎」可能是私名，並非族徽。



「𠄎作匚子」《集成》8988 𠄎作匚子爵（西周早期）

又「𠄎」和「己」構成「己𠄎」，共有 5 件器：



《集成》1294 己𠄎鼎（殷）「己賊」



《集成》1295 己𠄎鼎（殷）「賊己」



《集成》4829 己𠄎卣（殷）「己賊」（蓋器同銘，但「賊」構形有別，一正

一反）



《集成》4830 己𠄎卣蓋（殷）「己賊」



《集成》4831 己𠄎卣（殷）「賊己」

以上 5 件，和前面已見的 4 件，可見「𠄎」構形都不變。此類銘文都只有「己𠄎」二字，我們就族徽本身的排列來看，《集成》1294、4829、4830 的「己」都是位於「𠄎」的上方，《集成》1295 和 4831 的「己」都是位於「𠄎」的下方，且 4829 前一形的「𠄎」還反書，顯見族徽在銘文中所處的位置不固定，字形也不確定，不若文字組成文句時，必須有固定的上下位置，才具可讀性，方能表達正確的文意。而位置、構形的固定與否，即是我們判斷族徽或是文字的重要方法之一。此類銘文都只有「己𠄎」二字，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可能是「己𠄎」的複合族徽，是二族的共同公器；第二種可能僅是「𠄎」族紀念該族一位名「己」

的人。族徽確有「己」，但不能僅根據有「己」便說這是複合族徽，我們看不出他們的關係，且這九件器，都沒有出土地的紀錄，難以判別兩族之間的聯繫，故筆者認為應是第二種可能性較高。而此 9 件銅器構形都沒有變化，都屬於殷代，可見此「𠄎」族只活躍於殷代，且數量不多，是一個規模不大的氏族。

貳、自

族徽中有一形「自」，在金文中出現共四版：



「自」此族徽在金文中共有四版，商和西周各有兩版，構形為「自」下有一橫畫，可能因同版中的其他字形影響，橫畫或直或彎，但構形的組成自商至周都不變，有一種承接的關係。作為金文族徽「自」，但現今沒有對應的文字，可能造成釋讀的困難，比對甲骨卜辭的辭例，有字作「自」，可藉此觀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解釋是否相同，及彼此間的關係。

《合集》5617(1) 乎多^𠄎尹自于教。

《合集》5814 己卯卜，□貞：畱^𠄎師自于祭，自^𠄎凡^𠄎？

《合集》7353 癸巳卜，殼貞：王勿自于曾？

《合集》7355 □□卜，殼貞：王勿于鼓自？

《合集》32486(3) 剛於大甲誥珣一牛？

《合集》37475(2) 辛丑王卜，在溲誥貞：今日步于呈亡災？

「自」下增橫畫以示與「自」（師）區別，前一字作為動詞，表軍旅駐紮之義，後一字是名詞，為軍旅駐紮之地，張秉權、李孝定¹認為「自」是誥字的異構，但看甲骨辭例，「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殷王出征時所攜帶的木主安置之處所，如《合集》32486；另一種是軍隊屯紮之地，如《合集》37475，「誥」在甲骨卜辭中都當作名詞，沒有作為動詞，故「自」和「誥」是有區別的。

甲骨文中「自」，作為動詞，指師旅駐紮某地，在「自」下增一橫畫，是為了與名詞的「自」（師）區別；這種作「自」的近似形構可說是連接族徽與文字的橋樑，在字義上也有連接性。但在金文中，「自」作為文字從未見短橫畫，只有族徽才有，故短橫畫在「金文」可能就是一種具有區別文字和族徽的符號。筆者製一簡表，以示「自」在族徽和文字上的區別所在，如下表。

金文族徽	金文文字	甲骨文字
 (自)	自，師旅	 (自)，名詞，師旅
		 (自、自)，動詞，駐紮

我們在討論此族徽的起始處看到四版關於族徽「自」的金文，如果要釋讀，分別是：《集成》1244的「自」、《集成》6264的「自 父丁」、《集成》9353的「自 父丁」和《集成》9533的「夾作彝 自」。在金文中最習見的文句應該是「A 作 B 寶尊彝」，表示 A 為了紀念 B 所作的尊貴的彝器，B 通常是 A 的長輩，故「A 作

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全八冊）第十四卷，頁 4127，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年 4 月景印六版。張氏之說引自李書。

B 寶尊彝」為一個「主謂結構」的句型，是我們所能通讀、理解的句子。但現在所學的四版，除了《集成》9533「夾作彝」，省略了不知名的紀念對象，但在句末的「」還是無法連上讀；另外兩版可看作是僅保留主語、賓語的句式，可以理解「」（某族或某人）為了紀念父丁所作的寶彝，但省略動詞。就漢語文例的固定詞序中，主語在前，動詞居中，賓語在後；「」族徽的詞位不固定，可自由的刻寫在句子的前後，顯示族徽刻寫位置的靈活性，但也造成釋讀的困難。就圖形本身而言，雖然可以與文字隸定成同一字，但族徽和文字間的構形還是有差異的，與文字有固定的形體相比較，可看出族徽和文字還是有區別的。

第二節 構形變化的族徽

本節的族徽，都是有變化的部分，我們可從其中觀察這些族徽自殷商到西周的變化。其中再分「僅筆劃有變化」、「部件變化」等，而族徽先後次序的排列依時代分，首先看到只在殷商出現的，是「竝」和「齒」；殷商到西周同時出現的，有龔、戈、𠄎、𠄎、酉、爻、光、龔、𠄎、亞鬣；最後介紹只在西周才可見到的，為「𠄎」和「𠄎」。

壹、竝

1.  《集成》3326 亞夙父己簋（殷）「亞竝父己」，特點：从二直立之人形，並肩站著。此族徽有亞形的僅此 1 件。
2.  《集成》9830 竝方彝（殷）「竝」，特點：從二人正面之形並肩站立，下方無橫畫。第 1、2 形共 12 件。
3.  《集成》4733 竝卣（殷）「竝」，特點：从二正面之人形，並肩站著，下方有一橫畫。共 5 件。

此圖形僅一種構形，可是卻有好幾種釋文，筆者認為應有說明的必要。此構形从二人直立之形，例如《集成》3326 號器名為「夙」；但有些構形會在二人之下加一橫畫，如《集成》4733、10851 號器等，故有些器名為「竝」，象二人站立在地面之形；但《集成釋文》都釋作「竝」。此構形有些有下方的橫畫，有些沒有，故就圖形而言，筆者贊成用「夙」或「竝」皆可。此族徽出現於銅器上的有 17 件，12 件下方無橫畫，5 件有橫畫，無有的比例約是 2：1，無橫畫的為常例；且 17 件都只屬於殷代，西周時期尚未見到，而族徽構形的變化便是橫畫的

出現。兩種構形在金文中的出現頻率如下表：

構形	數量	百分比
 (下方無橫畫)	12	70.59%
 (下方有橫畫)	5	29.41%
總數	17	100%

貳、齒

1.  《集成》6353 齒兄丁觶（殷）「齒 兄丁」，特點：象口中齒形。共有 13 件。
2.  《集成》481 父己鬲（殷）「奠 父己」，特點：上从齒形，下增一人形。共有 3 件。

《說文·二篇下》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作為族徽圖形的「齒」，有兩種構形，一種是只有口齒之形，另一種是口齒之形再加上下方的人形，金文中族徽為「齒」的銅器，共有 16 件。只獨立作口齒之形的比增加人形的多出三倍，故以「」為常態構形，增加人形為該族徽的「繁化」現象。「齒」的族徽構形尚未見到聲符「止」，只有原始象形的結構。兩種構形於金文中的出現頻率如下表：

構形	數量	百分比
 (齒形)	13	81.25%
 (齒形，下增人形)	3	18.75%
總數	16	100%

《集成》中所收錄的銅器，有些時代無法確定區分，只好寫上「殷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或中期」等，現在藉由族徽的研究，依照可確定的族徽的時期，

將其定於殷代、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四個分期，期許能將這些無法確定時代的銅器，提供一個幫助分別的方式。例如《集成》5714「齒受且丁尊」(殷或西周早期)，時代就沒有確定的區分。此器為「齒」和「受」族共同紀念祖先「且丁」所作的器。遍查《集成》和《近錄》，在此討論的「齒」族和有「受」族徽的銅器皆是殷代的彝器，除了《集成》5714「齒受且丁尊」的時代不確定，現依照「齒」和「受」的族徽出現時期所看，可將此器斷定為殷代。

參、戈

《金文編》卷十二中的「戈」形，分為前半部的圖形族徽和後半部的文字，兩者之間的構形，有很顯著的不同。在此僅就族徽部分來作探討。

(1)  如：《集成》766 戈甗 (殷)。特點：戈形為主要部件，中間一直筆，上方微彎曲之豎畫，象秘；末端分岔如𠂔，為鑕，用以植者；中間←者，為援與內。整體的構形象實物之戈。

(2)  如：《集成》9822 蘇鬯 (西周中期)。特點：同第(1)類，但整版銘文鑄刻的風格較草率，連帶影響「戈」形，從末端分岔象鑕的部分可見。

(3)  如：《集成》4702 戈卣 (殷)。特點：戈形末端的鑕不作分岔，為倒錐形。

以上(1)至(3)類，依時代區分，殷代有 94 件，西周早期有 27 件，西周中期有 1 件，共有 122 件器。

(4)  如：《集成》1202 戈鼎 (殷)。特點：戈形仍為主要部件，中間的內之後加上分岔下垂形狀的總形。

(5)  如：《集成》3173 戈父丁殷 (殷)。特點：同第(4)類，而總形分岔處呈彎曲狀。

(6)  如：《集成》9753 戈壘 (殷)。特點：同第(4)類，但是陽文。

(7)  如：《集成》10047 北單戈盤 (殷)。特點：陽文，鑄形成圓筆，且總形加長、彎曲也更明顯。

以上(4)至(7)類，以時代區分，殷代有 75 件，西周早期有 53 件，西周中期有 5 件，西周晚期有 2 件，共有 135 件器。

(6)和(7)類是陽文(刻筆)，與(1)至(5)類是陰文(鑄範)的刻鑄方式不同，前者以雙線條刻寫，後者填實，故顯現的型態不同。「戈」氏族徽是以「戈」形為主要結體，部件繁省的情況，以有無總形為分別，(1)至(3)類沒有總形，(4)至(7)類有總形，但沒有總形和有總形兩類的數量實際上相差不多。依時代所區分，發現沒有總形的類型，以殷代和西周早期常見，西周中期僅 1 件；而有總形的，不只殷、西周早、中期，在西周晚期也有。再縮至殷代和西周早期來看，沒有總形的，在殷代有 94 件，西周早期 27 件；有總形的，殷代 75 件，西周早期有 53 件，多出 26 件，成長比例將近一倍，有明顯的成長趨勢；單看第(3)型，此形沒有總形，共有 11 件都是殷代的銅器，卻不見於西周時代。西周中期和晚期可供比較的數量雖然不多，但有增加垂飾的構形也有明顯的增長情形。故「戈」形族徽的演變，從單獨一戈形，後來增加裝飾性的總形，呈現一種「增繁」的情形。藉以下的表格，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圖形變化的比例：

	殷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總數
 (無總)	94	27	1	0	122
 (有總)	75	53	5	2	135

總數	169	80	6	2	257
增減變化	↓ 20.21%	↑ 96.3%	↑ 400%	↑ 100%	

肆、酉

「酉」的族徽，遍查《集成》和《近錄》後，所有的構形都是象酒器之形，如：

1.  《集成》3210 酉父癸尊(殷)，特點：象酒瓶之形，瓶身若有花紋。共 8 件，殷商時期 6 件，西周早期 2 件。
2.  《集成》8623 酉父辛爵（西周早期），特點：象酒瓶之形，瓶身若有花紋，與第 1 形的分別處，在於上半部豎筆與下半部酒瓶的花紋相連。共 9 件，殷商時期 7 件，西周早期 2 件。

絕大部分「酉」的構形就是這兩類，兩形還是稍有不同，第 1 形「酉」的上半部兩豎筆與下半部的花紋之形分開，像酒蓋與酒瓶；第 2 形，上半部的兩豎筆與下半部的花紋之形已相連。總數 17 件中，第 1 形 8 件，第 2 形 9 件，故兩形在殷商和西周早期同時存在；以時期區分，殷商時有 13 件，西周早期 4 件，西周中、晚期不見，呈現逐漸衰退的趨勢。僅《集成》8275、8276、10880 三器「酉」的構形較特別，如下列二圖：



《集成》8275  爵（殷）



《集成》8276  爵（殷）

酒瓶呈實心狀，不像大部分瓶身有花紋般的構形；然此特別的「酉」構形目前也僅見於這三件器。筆者將構形的變化，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6	2	8	↓ 66.67%
	7	2	9	↓ 71.43%
 (實心)	3	0	3	↓ 100%
總數	16	4	20	

而《集成》8275、8276、10880 三器都是商代器，僅 10880 有紀錄出土地「河南安陽」，或可作為該族源於何處的參考資料。所有關於「酉」族的銅器都屬於殷商和西周早期，故這是一個活躍於西周中期以前的族氏。

伍、爻（兼論爻彘）

(1)  如《集成》3181 爻父丁簋（西周早期）。特點：由二個 X 形組成，X 形的交叉點比較上面，下面的筆畫較長。共有 18 件器，其中殷代 13 件，西周 5 件。

(2)  如《集成》3164 爻父乙簋（西周早期）。特點：由三個 X 形組成，X 型的交叉點比較上面，下面筆畫較長。共有 15 件器，其中殷代 11 件，西周 4 件。

(3)  如《集成》4802 爻卣（殷）。特點：由三個 X 形組成，刻寫筆畫較隨性。有 2 件。

(4)  如《集成》5379 小臣姁卣（殷）。特點：有兩個構形，上面的「爻」一定由三個 X 形組成，下方圖形為另一個構形，上半部近似「豕」之倒形，下半部近似「史」字加上卂形，共有 3 件。第二字徐中舒認為是篆文「敢」的訛變²，筆者認為與篆文「敢」字相差過遠，故筆者將此形隸定成「彘」，本文將用此字。

² 引自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頁 69，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8 月初版二刷。

「爻」型族徽的主要部件是「X」形，除了第(1)類，其餘(2)和(3)類刻畫時將交叉點的重心位於整個「X」形的上方，下面交叉後的部份加長，顯然是有意拉長的刻畫造成這樣的形式。「X」形有兩個或三個不等，但兩個形和三個形的在殷商和西周時期數量都相當，無法做出多數與少數的區別；但依朝代區分，殷商時期比西周時期的多，故推斷「爻(爻)」氏族主要活動時間在殷代，進入西周後便漸趨沒落。將上述第 1 至第 3 形的構形變化，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爻(兩個 X 形)	13	5	18	↓ 61.54%
爻(三個 X 形)	13	4	17	↓ 69.23%
總數	26	9	35	

丁山在《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將此族定名為「爻」，而有些族徽會出



現兩個字，例如《集成》5379 小臣姘卣（殷）。其構形特點為有兩個構形，上面的「爻」一定由三個 X 形組成，下方圖形為另一個構形，上半部近似「豕」之倒形，下半部近似「史」字加上升形，共有 3 件。第二字丁氏取徐中舒的意見，釋作「敢」，故名「爻敢」，且將「爻」認為是「爻敢」的省稱³。從《集成》5379 的小臣姘卣來看，「小臣」是官名，「姘」為私名，丁氏以為姘是武丁的近臣，故可將「爻」族生活的時代推致殷墟早期；從小臣姘卣的內容看來，「小臣」是官名，又賜在寢，的確可見姘與王室的关系是很要好的。但筆者認為「爻」不應該是「爻姘」的省稱，第一個原因是就數量來看，「爻」多，「爻姘」少，不太可能省稱的多，而正式的族徽名稱反而數量少。

而「姘」作單一族徽是有的，有三件器：

³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頁 72。

《集成》1909 亞彘女子鼎（殷）「亞彘女子」

《集成》8855 亞彘父乙爵（西周早期）「亞彘父乙」

《集成》8856 亞彘父乙爵（西周早期）「亞彘父乙」

筆者在〈附屬徽號〉一節中將會談論到「亞」形的代表意義，為宗族中擔任先祖祭祀的分支族氏所帶有的標誌符號，由此三件器得知「彘」可能是獨立的單一族徽。第二個原因再就時代因素來看，「爻彘」目前所見三件器，俱屬於殷商時代，而「彘」單一族徽時，殷商一件，西周早期兩件，這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爻」和「彘」為複合族徽，另一種解釋為母族「爻」讓分支族「彘」可以獨立製作彝器；但就出土地來看，「爻彘」三件器都出於陝西，但「爻」大部分出於山東滕縣，分支族與宗族距離如此遙遠不太合常理，筆者推論「爻」和「彘」應是獨立的兩個族氏。故筆者所得結論如下：

1. 可能「爻彘」是「爻」族的分支，而非「爻」是「爻彘」的省文。
2. 從出土地所見，「彘」亦可能獨立的單一族氏，但組合成複合族徽時，僅與「爻」一起搭配，故應該是「爻」的分支。

而小臣茲卣便是「爻彘」複合族徽共同作器，銘文為「王賜小臣茲，賜在寢，用乍祖乙卣。爻彘」，乃共同紀念祖乙所作之器。

陸、舌

1.  《集成》1220 舌方鼎（殷），特點：口形部件上有舌形，末端歧舌，舌旁有四點。共有 18 件。
2.  《集成》4767 舌卣（殷），特點：與第 1 形相似，但口形部件中多一橫畫，象「甘」形。僅 1 件。
3.  《集成》10035 餘舌盤（殷），銘文為複合族徽「餘舌」，「舌」形特點為：下从「甘」形，上半部作歧舌形，但舌旁無四點。共有 2 件。
4.  《集成》8978 舌作妣丁爵（西周早期）「舌作妣丁」，特點：下半部从口形，但上半部的舌形豎筆貫穿口形部件。共有 2 件。

5.  《集成》5616 舌父乙尊（西周早期）「舌 父乙」，特點：「舌」形倒置。僅 1 件。

以上數種類型，以第 1 類最多，為「舌」形的常見構形，第 2 到第 5 類形式稍有變化，例如第 2 和第 3 類的口形變為甘形，因為甘形的構形和意義是從口形衍伸而出；又第 3 類舌旁沒有四點，也表示四點是可省略的；第 4 類只有 2 件，僅《集成》8978 和 8979 作此構形，且兩器的字形風格相同，可見只是刻手的習慣，造成構形與第 1 至 3 類相異，但不會影響釋讀。第 5 類的倒形可能也是刻手偶一為之，且省去中間兩斜橫畫和兩點，筆者仍釋作「舌」。《說文·三篇上》：「舌在口，所以言別味也。从干口，干亦聲。」「舌」本意為在口中的器官組織，用來辨別味道。但在金文中所見，「舌」都作為族徽，並未見到用作本意。將「舌」的構形變化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加第 5 形)	17	2	19	↓ 88.24%
	1	0	1	↓ 100%
	2	0	2	↓ 100%
	0	2	2	↑ 100%
總數	20	4	24	

柒、龔

由《金文編·附錄上》編號 001 開始「龔」形器，超過 50 件，在《集成》、《近錄》、《新收》中共有 231 件銅器有此構形，是數量和勢力都很龐大的一族。以下將先分析此族徽的構形。依部件的組合方式分類如下：

1.  《集成》4926 作父乙卣 (殷)  《集成》5250 向乙 (西周早期)。
2.  《集成》6300 龔父辛觶 (殷)。綜合(1)(2)類有 166 件。特點：由「非(或非)」、「子」、「人」三個部件所組成。
3.  《集成》5984 能匍尊 (西周早期)。此形共有 8 件。特點：「子」部件位於「非」部件中間。
4.  《集成》8379 龔父乙角 (殷)。有 1 件。特點：「非」部件偏於一邊，未與下方兩個部件在同一直線上排列。
5.  《集成》8380 龔父乙角 (殷)。有 1 件。特點：中間有銘文「父乙」混置。
6.  《集成》7140 龔父辛觚 (殷)。有 1 件。特點：「子」部件重出。
7.  《集成》7235 作父丁龔觚 (西周早期)。有 1 件。特點：「人」、「非」部件位置上下顛倒。
8.  《集成》6023 龔觶 (殷)。有 1 件。特點：「子」部件位於「非」、「人」部件旁邊。
9.  《集成》479 龔父丁鬲 (西周早期)。共有 7 件。特點：「非」部件單獨出現，成「𠄎」形。
10.  《集成》6022 龔觶 (殷)。有 1 件。特點：「𠄎」部件單獨出現，且和

「」部件位於「」部件旁邊，不如常態的位於上方。

11.  《集成》7419 糞爵 (殷)。有 2 件。特點：省去「」部件。
12.  《集成》486 齊婦鬲 (殷)。共有 21 件。特點：省去「」部件。
13.  《集成》1049 芟鼎 (西周早期)。有 1 件。特點：省去「」部件。
14.  《集成》6026 典罍 (殷)。共有 20 件。特點：省去「」和「」部件。

除了第 13 類，前面共有 13 類的「」部件，手部都是上舉貌，且手形部份與前面(1)到(12)類的「」部件相同，故推論仍是同一個家族的族徽。

由上述所舉的例子當中，我們發現「糞」族徽構形繁省的情況有：

(1)第 1、2 類佔最大量，約佔全部的 72%，由「 (或非)」、「」、「」三個部件所組成，以下第 3 至第 8 類也都是由此三個部件組成，但部件或有移位和增繁，如第 3 類的「」部件在「」中間，第 6 類是增一「」部件，第 5 類是與銘文混置，第 7 類將「」和「」上下顛倒，第 8 類「」部件在「」和「」旁邊。

(2)從第 1 到第 8 形，「」部件都是成對出現，但從第 9 形知「」可單獨出現，甚至在第 12、14 形，「」部件完全省去，故知「」是可省去的部件。

(3)全部共 14 形，「」部件只有第 13 形有省略，但 231 件器中僅此 1 件。

(4)第 4、7、8、10 形，這三類都是族徽的組合方式變動，有上下位置調換，有從上下形改為左右形，但這幾類都只出現一件器，表示並非常態。

(5)在 231 件器中，第 1、2 類佔最大量，有 166 件器，依時代區分，殷代有 135 件器，西周早期有 31 件器，西周中期只有 3 件器，顯示這個家族正逐漸沒落。

從第 (1)和第 (2)點看來，由多個部件組合的族徽，其繁省關係代表「主要」部

件和「次要」部件的區別，雖有第 13 類一件省去「」之例，但僅此一件，故「」仍是「龔」此族徽的最主要部件。而到了西周中期，目前僅見 3 件，都是屬於第 1 類，故第 1 類可說是「龔」族最具代表性的族徽。我們以列表方式來看其變化情形：

	殷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合計
 三部件(含 1-8 類)	139	38	3	180
 省一「  」形(含 9.10 類)	4	4	0	8
 省「子」形	2	0	0	2
 省「  」形	14	7	0	21
 省「  」形	0	1	0	1
 省「  」和 「子」形	12	7	0	19
合計	171	57	3	231

郭沫若首先提出「圖騰」一詞，為古代國族之名號⁴，其中所列舉的第二個例證就是「龔」，郭氏當作「異」的初文，亦即冀州之冀，象大人抱子形。至今討論此氏族的相關文章不少，例如：

1. 丁山的〈說龔〉⁵認為上為保、下為異，保、北聲近，「」為翼敬、翼戴之本字，是「異」的初形，从保異聲，認為是「冀」的古文。

⁴ 郭沫若：〈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收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四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初版一刷。

⁵ 丁山：〈說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二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 年 1 月再版。

2. 于省吾〈釋龔〉⁶釋作「舉」，為「龔」的孳乳字，舉子之意。
3. 秦建明、張懋鎔〈說龔〉⁷釋作「子」，同《說文》中籀文的「子（龔）」字，並認為此族是代表商王宗室的子姓氏族。
4. 李伯謙〈龔族族系考〉⁸討論龔族不是商族，亦不屬於東夷人方族系，可能是商代晚期居於商都西北的一個異姓國族。

這些學者的說法至今仍然經常被引用，但我們也要看看這些內容是否經得起考驗，與實情相不相符？丁山認為「龔」上从保，但是今日普便認為「𠂔」為牀形，从保之說是錯誤的。而所有从「𠂔」的字通常只有一個形，「龔」族徽中有兩個，應是族徽中常見對稱美觀的構形，故增一相對的牀形。于省吾釋字的說法可從，但于氏將「龔」作為人名，而從甲骨文中卻見到「龔」為族名的辭例，于氏說法可議⁹。

甲骨文中沒有上从牀形的「龔」字形，但有「龔」的字形，列舉辭例如下：

《合集》4444 貞：龔不其乎來？

《合集》5455(5) 貞：龔及甯長？

《合集》5771 甲(2) 貞：重龔令盖三百射？

《合集》6341(2) 癸丑卜，爭貞：龔及舌方？

《合集》4444 的主語是王，卜問王乎龔，龔會不會來的意思。《合集》5771 甲(2)的「令」字句，主語通常也是王，但現在由龔來令，可見龔族與王室關係密切，才能做出發號施令的事。《合集》5455(5)和6341(2)的辭例，卜問是否追捕和攻擊方國是否成功。從以上所做的事，足見龔族與殷王室的關係友好且密切。「龔」族在甲骨文字的構形固定，上半部從子，下半部從人雙手高舉狀，同於金文族徽中的下半部第二、三個部件，但金文族徽中的「𠂔」部件，在甲骨的

⁶ 于省吾：〈釋龔〉，《考古》1979年第4期。

⁷ 秦建明、張懋鎔：〈說龔〉，《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6期。

⁸ 李伯謙：〈龔族族系考〉，《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1期。

⁹ 于省吾〈釋龔〉一文中引用《合集》4444和5771甲的甲骨卜辭，認為「龔」是人名；但朱歧祥師〈殷初戰爭史稿〉（《甲骨文研究》第二十一章，頁369-444，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11月初版二刷），文中分析「令」和「乎」字句其後都接族名，筆者從之，故將甲骨文中的「龔」（龔）都解作族名。

氏族名中從未見過，姚志豪認為這是「鬯」氏時代早晚的區別標準，金文加上「𠄎」部件以區別較早的甲骨字形¹⁰。筆者覺得還有值得商討之處。金文中此族族徽的

構形，以「𠄎」的統計數目最多，佔全部的約 75%，僅殷代的數量也超過全數的

二分之一，故「𠄎」應是最為人知的構形，「𠄎」部件在屬於殷代的構形中，已

有且常見；甲骨文中「𠄎」而無「鬯」，有「𠄎」的辭例，都出現於第一期，「𠄎」在卜辭中確有作為地名之例，但看不出「𠄎」與「𠄎」的關係，且「𠄎」從未在

甲骨文中見過。因此，筆者認為，「鬯」的𠄎構形多變，省去「𠄎」的「𠄎」雖在西周時期變多，但「𠄎」應不是區別早期金文之部件。

本文以金文和甲骨文互相參看，在金文中「鬯」只是一個族徽，甲骨文中雖沒有「鬯」此構形，但在甲骨文中「𠄎」字，依照前三頁對此構形的分析，去掉「𠄎」形的「𠄎」才是此構形的主要部件，同時也確定是一個族名，與殷王室有密切的關係，且在金文中所見有 230 件左右的銅器，可見該族的勢力非常龐大。目前討論鬯字形和鬯族的文章，筆者贊成李氏證明鬯族不是東夷人方族系，秦氏和張氏的〈說鬯〉，筆者對該文用較為後期的籀文字形來分析持懷疑態度，且依照字形解讀為中間的「子」是受保護的對象，而判斷為代表商王宗室的子姓氏族，這個說法也值得商榷。

捌、𠄎

此構形共有 139 件器，依構形和特點分類如下：

1. 𠄎：如《集成》769 𠄎 甗（殷），有 95 件，特點：由「𠄎」為主要結體，兩旁加上向內的兩曲筆構成。

¹⁰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210，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2. ：如《集成》6250  父丙觶（西周早期），有 9 件，特點：「冂」的兩豎筆末端向外，兩旁加上向外的兩曲筆構成。另有 1 件《集成》9505  父辛壺（殷），「冂」的兩豎筆末端向外，但兩旁的兩曲筆向內。
3. ：如《集成》8353  且辛爵（殷），有 7 件，特點：中間的「冂」中間填實，兩旁加上向內的兩曲筆所形成；唯有《集成》4904  父甲卣（殷）和《集成》6764  觚（殷）2 件，兩曲筆向外。
4. ：如《集成》771  鬲（西周早期），有 18 件，特點：只有中間的「冂」部件，兩旁無曲筆。
5. ：如《集成》7665  爵（殷），有 7 件，特點：只有「冂」部件，且中間填實，兩旁無曲筆。
6.  《集成》5611  且癸尊（殷），有 1 件，特點：只有中間的「冂」部件，但兩旁無曲筆，且上方的橫畫兩端下垂。
7.  《集成》10524  父癸器（殷），有 1 件，中間的「冂」部件填實，兩旁無曲筆，上方的橫畫兩端下垂。
8.  《集成》482  父己鬲（殷），僅 1 件，特點：「冂」部件不變，兩旁的兩曲筆變為手形「攴」。

將上列八種類型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74	21	95	↓ 71.62%
	7	2	9	↓ 71.43%
	6	1	7	↓ 83.33%
	10	8	18	↓ 20%
	7	0	7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總數	107	32	139	

上表共有八種類型，以第 1 類最多，有「冂」和兩曲筆，為常態的構形；第 8 類的變例，僅此 1 件，將曲筆變為手形「𠂔」。自第 4 類始，第 4、5、6、7 四類都省略了兩旁的曲筆，這樣的省略，可見「冂」是為主要部件，而筆者也看到一些內容相同、但族徽呈現異體的銘文，如《集成》4965 和 4966 𠂔父己卣，器名都依形描作「𠂔父己」，但前一器銘文作「冂」，後一器銘文則作「𠂔」，銘文既相同，所以兩旁的曲筆可能是贅飾，不具區別意義；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刻工的風格不同所致，也顯示族徽構形的隨意性。

根據筆者統計，該族目前出土的器皿共有將近 140 件，數量不少，故此族在殷商時期算是大族。殷璋璋、曹淑琴有一文〈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¹¹（以下簡稱〈丙〉文），關於此一國族名的「𠂔」¹²構形，有人認為是字，有人認為是族徽。主文字說的學者，有人隸定為鬲字，有人隸定為丙字，〈丙〉文作者認為銅器銘文中出現的鬲字，字形下半部象有三個袋足的鬲形，筆者贊成，例如：

-  《集成》2837 大孟鼎(西周早期)
-  《集成》532 旂姬鬲(西周中期)
-  《集成》5956 鬲作父甲尊(西周中期)
-  《集成》672 召仲鬲(西周晚期)
-  《集成》2835 多友鼎(西周晚期)

由筆者以上的舉例，「鬲」字形自西周早期至晚期皆有，其字形或有線條化或有訛變，但字形大多一致，「鬲」字形與此「𠂔」構形相差甚遠，此字不應釋為鬲，故文中將「𠂔」定名為「丙」國。依銘文內容和銅器形制，目前最早

¹¹ 殷璋璋、曹淑琴：〈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考古》1990 年第 7 期。以下簡稱〈丙〉文。

¹² 本文提及「丙」國族徽的構形，以最多的「𠂔」為代表。

是《集成》1161 卣鼎，可推至武丁晚期；最晚是西周早期康昭之世的《集成》2659 鬲鼎，故該族在歷史上至少存在 300 餘年。根據《集成》和《近錄》有所紀錄的出土地資料，共有 27 件，分別來自山西省靈石縣旌介村、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陝西省長安縣張家坡村、陝西省長安縣灃西鄉、陝西省扶風縣、陝西省西安市大白楊庫，及山東省黃縣、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等地，分部地區有四省，但最多的還是來自山西省靈石縣，有 12 件，佔有出土資料記錄的幾乎一半，且都是殷商時期的銅器，而安陽殷墟也有出土，故我們可以推論該族在殷商時期已建立，與商王朝也有往來，周人滅商後，也與周王朝也保持著良好關係。

前所分類的族徽構形，筆者分了八類，可見族徽的構形並不固定且靈活，因此也影響了歷來學者對其構形的意見，「𠄎」族徽歷來多隸定作「丙」，或有釋作「鬲」字，由以上所列舉的「鬲」形，可見與「𠄎」構形相距頗遠，筆者認為應釋作「丙」，較為恰當。

玖、𠄎

𠄎(冉)的族徽構形非常多變，以下先根據其特點分類介紹如下：

1.  如：《集成》483 𠄎父癸鬲 (殷)，特點：有「冂」部件，中間有一橫畫，兩斜畫交叉於下，末端再突出於「冂」部件外。有 149 件器，其中屬於殷代器者有 107 件，西周早期 42 件。從統計數量看，以此類最常見，故以此類為範例，對照其餘各類的異同。
2.  如：《集成》1385 乙𠄎鼎 (殷)，特點：與第(1)類相異之處，在於橫畫下的兩斜畫未交叉，作如甲骨文的「入」字形。有 63 件器，其中殷代器 56 件，西周早期 7 件。
3.  如：《集成》6277 𠄎父己觶 (西周早期)，特點：上端橫畫突出於「冂」部件外，兩端都下垂。有 14 件，除了殷代、西周早期，此類型已有 4 件西周中期的器。
4.  如：《集成》5553 己𠄎尊 (西周早期)。特點：中間交叉的兩斜畫往上延伸，

超過橫畫，橫畫正好通過交叉點。有 6 件，其中有 1 件是西周中期的器。

5.  如：《集成》8664  父壬爵（西周早期）。特點：類似第(4)類，但橫畫突出後兩端下垂。有 3 件。

6.  如：《集成》7686 𠄎爵（西周早期），特點：省去橫畫，兩斜畫交叉，上下都有突出於「冂」部件外。有 10 件器，殷代器只有 1 件，其餘都是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器。

7.  如：《集成》5120 𠄎作旅彝卣（西周早期），特點：省去橫畫，兩斜畫交叉，突出於「冂」部件外，且在「冂」上半部的突出部分，兩端都有下垂。有 5 件器，僅在西周時期出現，3 件屬西周早期，2 件屬於西周中期。

8.  如：《集成》1187 𠄎鼎（西周早期），有 11 件，其中殷代器有 5 件，西周早期 5 件，西周中期 1 件。特點：省去橫畫，兩斜畫交叉，只有下半部份突出於「冂」部件外；另有  《集成》9215 𠄎父己罍（殷），「冂」部件是明顯的刻筆，不似其他以鑄範方式而形成較為圓形的類型，「冂」部件呈正方形，是此構形的特殊之處，但兩斜畫仍作交叉、下半部突出於「冂」部件外之形。

9.  如：《集成》6276 𠄎父己觶（西周早期），有 7 件，自殷代到西周中期都有。特點：省去橫畫，兩斜畫交叉，上下端都沒有突出於「冂」部件外。

10.  《近錄》381 𠄎簋（西周晚期），僅 1 件。特點：橫畫上移，似乎與「冂」部件上面重疊，且突出於「冂」部件後又下垂。

11.  《集成》9811  父丁壘（西周早期），特點：「冂」部件不變，但兩交叉畫在上，橫畫在下，應是「」上下顛倒之形，僅此 1 件。

此族徽由「冂」、兩交叉的筆畫、一橫畫所組成，但刻畫方式有 11 種之多，可見部件的組合方式大致相同，但因為刻手風格和時代演變的關係，而有了多變的型態。依照數量所見，、 最多，且銅器時代都是屬於殷代和西周早期，可說是殷代和西周早期的標準形；其中《集成》1675 𠄎父癸鼎的時代，僅寫到「西周」，但現在我們可以明確將其斷代為「西周早期」。除了第 11 類的特例，將全部類型與第 1 類相比，3 至 10 類都是產生變化的構形，主要有兩個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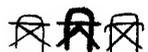
一、 兩斜筆交叉後，又突出於「冂」，且上端下垂。

、除了在殷代器上出現外，也有出現在西周早期和中期的銅器，屬於殷或西周時期的器約各佔一半，表示殷代晚期可能已開始產生變化。

二、 橫畫的省去。

以上 3 至 10 類之形，屬於殷代器的佔少數，屬於西周器的佔多數，尤其 6 至 8 類省去橫畫的、、最明顯，三類共有 24 件器，其中就有 19 件是西周器，即省去橫畫的構形，屬於西周時期的約有 80%，比例很高。

依照歸納出的兩個特點，我們可將「冂」的構形列表，如下：

	殷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總數
	165	57	4	0	226
 (少橫畫)	5	9	10	0	24
	0	0	0	1	1
總數	170	66	14	1	251
增減變化	↓ 96.97%	↓ 84.21%	↑ 150%	↑ 100%	

藉由上表比較後發現，筆畫的突出與下垂、省去橫畫，都顯示「冂(冉)」族徽在進入西周後，呈現變化和簡省的情形。

拾、𠄎

在金文中還有一個族徽的構形如「𠄎」，《引得》將它列在最後的「其他」類，並未隸定；《集成釋文》大多也依形描作「𠄎」，但 3193 京父己簋和 2117 犬犬魚父乙鼎有釋作「京」和「獠」，故本文將此族徽隸定作「京」，以下先將其構形和銘文分類如下：

1. 《集成》6729 觚（殷）

《集成》395 饒（殷）「奉」「」

共 27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有兩個三角形，在上方的小的三角形填實呈黑色，下半部有兩豎筆。

2.  《集成》6733  觚（殷）

 《集成》4934  父乙卣（殷）「 父乙」

共 12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一小一大的兩個三角形，下半部兩豎筆。

3.  《集成》5498  尊（殷）

共 6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是兩個同樣大小的三角形，下半部兩豎筆。

4.  《集成》6281  父己觶（西周早期）「 父己」

 《集成》8500  父丁爵（西周早期）「 父丁」

共 2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的兩個三角形不變，下半部的兩豎筆呈向外彎曲狀。

5.  《集成》1613  父己鼎（殷）「 父己」

 《集成》8070  癸爵（殷）「 癸」

共 2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僅一個三角形，下半部兩豎筆。另《集成》1466  鼎（殷）「」，僅 1 件。構形特點為上半部是一個填實的三角形，下半部有兩豎筆。

6.  《集成》3193 京父己簋（殷）「 父己」

僅 1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是兩個相同大小的三角形，下半部增為三豎筆。

7.  《集成》2117  犬魚父乙鼎（殷）「 犬魚父乙」

 《集成》2559 雍伯原鼎（西周晚期）「雍伯原作寶鼎，子子孫孫其萬年永用享射 」

共 2 件。構形特點：上半部僅一個三角形，下半部為三豎筆。

以上共有 53 件器，依據各類的總數，從多至少，筆者分類以上 7 種。筆者將上述 7 類表列如下：

	殷	西周	總數	增減變化
	26	1	27	↓ 96.15%
	12	0	12	↓ 100%
	6	0	6	↓ 100%
	0	2	2	↑ 100%
	3	0	3	↓ 100%
	1	0	1	↓ 100%
	1	1	2	0
總數	49	4	53	

由於第 1 類數量最多，我們以第 1 類為基準，則第 6 類是增繁部件，第 5、7 類是簡省部件，第 8 類既有增繁，也有簡省。綜合觀察這 8 類的構形，可以說以「」為此族徽的基本構形，參考甲骨文「京」字的構形，金文此族徽上面的三角形象徵房子，兩個三角形或象徵重屋之形，豎筆象徵高台，上下半部的部件或有簡省、或有增繁。依照各族徽在銘文中所處的位置，有大半都是只有族徽一個構形的公器，這個圖形作為族徽，是無庸置疑的。

拾壹、光

「光」在金文中的構形，《金文編》將其分為兩類，一類在〈卷十〉，另一類置於〈附錄上〉，可見容庚先生在編纂時，是有意要以文字和圖形區分為兩種的。以下先就作為族徽部分的構形作介紹。

作為族徽表現的「光」，有以下數種圖形：

1.  《集成》1025 光鼎（殷），特點：上半部从山形，下半部从卩形，共 12 件。為「光」的常態構形。

2.  《集成》1024 光鼎（殷），特點：上半部从山，下半部从正面人形。共 2 件，另一件為《集成》7018 單光觚(殷)，為複合族徽「單光」。

3.  《近》396 光父辛簋（西周早期），特點：近似第 4 形，但上半部底層的橫畫似乎不太平直，稍有彎曲，近似从火形。共 1 件。

4.  《集成》2001 西單光父乙鼎（殷）「西單光 父乙」，共 9 件。特點：上半部从山形，下半部似乎从二人側立、相背之形，8 件都在複合族徽「單光」中所見，僅 1 件是單一族徽，《集成》8600  父辛爵(殷)。

將上述「光」族徽構形的類型，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7	5	12	↓ 28.57%
	3	6	9	↑ 100%
 總數	2	0	2	↓ 100%
	0	1	1	↑ 100%
總數	12	12	24	

而「光」在銘文中字形：

1.  《集成》9901 矢令方彝（西周早期）「賞于父丁，用光父丁」

2.  《集成》246 癘鐘（西周中期）「用寓光癘身永于寶」

3.  《集成》5395 宰甫簋（殷）「王光宰甫貝五朋」

甲骨文的「光」字有作  《合集》182、 《合集》583 反  《合集》5935 等形，象火在人上，《說文·十篇上》：“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小篆的字形也是上从火、下从人之形「𦉰」，但與甲骨文相較，已呈線條化。

族徽構形與上面作為文字的「光」形有明顯的不同。不論甲文、金文、小篆，「光」的字形都是从火从人之形，但族徽的第 1、2、4 種光形，上半部从山；金

文「光」作為文字之形的都已線條化，故我們以甲骨文的「光」形來看，不論第一頁的甲骨文字形以及上頁作為族徽的「光」，都是從火從人之形，火形作、、、等形，三尖形的下方多是兩筆合起來的尖形，或是最後一形的圓弧形，而「山」形下方是齊平的一橫畫，這是「火」形和「山」形的區別；在甲骨文中可以明顯分別出來。以甲骨文的「光」形來檢視金文族徽「光」，我們雖隸定成「光」，但其實與「光」從火從人的構形不同，或可說是不等同於光「字」的用法；下半部從人形，或作跪坐姿勢，或作卩形，從人從卩無別；但第 1 至第 3 種構形都是常態的「光」的族徽構形。張亞初、劉雨認為單一「光」字，商末時上部所從之火，多以填實為主，西周則以虛廓為其特徵¹³，筆者觀察「光」在兩朝的構形，確有這種現象。「光」作為族徽的構形不僅只有這兩類，複合族徽「單光」和「西單光」的構形與第 1 種不同，「光」形的下半部人形會增繁，多出一個相反方向的人形，兩個人形相背對著，共用一個「火」形部件，不論族徽直書或橫書皆如此，即第 4 種。僅一件器例外，為《集成》7018，「光」屬於第 2 種的構形，這仍是「單」和「光」的複合族徽，但與第 4 種不同，「光」作一人直立形，左右各有一個「單」形，且風格也較接近第 2 種，可能是同一刻手所為。

曹淑琴和殷璋璋有一文〈光國（族）銅器群初探〉¹⁴，該文同時也討論「光」、「𠄎」兩族徽的關聯性，曹氏和殷氏認為是相同的，但筆者持不同看法。

 《集成》3500 作且戊簋（西周早期）

 《集成》6031 𠄎觶（西周早期）

就構形而言，「光」形儘管有數種形式，但基本構形仍是上半部從山，下半部從人，為一「光」形；但「𠄎」不僅有「光」形，還有另半邊的部件「𠄎」，筆者無法得知這部件的涵義，但依構形推測，可能與「自」形有關，或與師旅有所關聯。再者，依兩族徽出現的銘文所見，除了「𠄎」《集成》10534 紀念父乙，「光」有三器也是紀念父乙，這是兩族徽唯一的相同處，其他的作器者、紀念者，

¹³ 張亞初、劉雨：〈商周族氏銘文考釋舉例〉，《古文字研究》第七輯，頁 37，1982 年 6 月。

¹⁴ 曹淑琴、殷璋璋：〈光國（族）銅器群初探〉，《考古》1990 年第 5 期。

都不相同，故筆者認為「光」和「𦉑」是兩個不同的部族，各自擁有不同的族徽。我們發現「光」字在銘文中的使用有數種意義，除了作族徽，還可作名詞、形容詞、動詞等，字義都與光彩、顯赫有關，如同明亮加於人身一般，字形少有變化。金文和甲骨文字的「光」从火从人，金文的族徽雖然隸定為「光」，但其部件實際上从山从人，可能是「山」和「火」形部件形近訛混的關係，也可當作金文文字和族徽的區別構形。且「光」族徽的圖形有數種變化，與其他族徽組合成複合族徽時，也會有不同的構形產生，顯示族徽的靈活性。而「光」在文字和族徽的構形及用法上，兩者是明顯且必須要區分出來的。

拾貳、亞𦉑

自殷商已有此族氏，且依照發現的銅器數量來計算，在當時應是勢力龐大的一支家族，我們來看看該家族的族徽構形。

1.  《集成》3095 亞𦉑簋(西周早期)。為「亞𦉑」族徽中最常見的構形，共有 65 件。除了亞形以外，特點為內部的「𦉑」形，由一個類似人形側立狀，頭形作「𦉑」，頭頂有三個突出的尖形，三尖形上各有一短橫畫，有些說法認為這是特殊裝束或化裝；上肢前伸，下肢末端倒上卷，如一長尾，或如人之跪姿。「𦉑」象「酉」形，上端有一彎曲之筆，或有象「酉」自內而外傾倒液體之形。「𦉑」在酉形之下，由上方酉形及頂端之曲筆的圖形，酉形的液體或挹或傾瀉於其中，故「𦉑」應是一種承接的器具。「𦉑」形常態構形都由這三個部件組成，以下討論的構形也以此構形為基礎。

2.  《集成》1437 亞𦉑鼎(殷)。共 7 件。特點：「𦉑」頂上的三尖形，只有中間的尖形明顯凸出，有短橫畫，兩旁的尖形不凸出，也無短橫畫。

3.  《集成》11443 亞𦉑矛(殷)。共 12 件。特點在於側立的人形，常見的都是

「」，但此處的頭形只有「」，頭形不是「」，而只有「」，且上肢較短，未向前伸，下肢也較短，不是呈跪姿，而只是側立之形。值得注意的是山東省益都縣蘇埠屯所出土的「亞鬯」幾乎都屬於此形。但在《近錄》827 亞鬯爵之形



，亦出自山東益都縣蘇埠屯，其構形就不同於常見的第 3 形，反而近似第 6 形。



4. 《集成》9373 亞鬯父丁盃(殷)，共 2 件。特點：人形下端沒有上翹，不是跪坐之形，頭形也簡化成只有三筆。



5. 《集成》5085 亞鬯卣(殷)，特點：與前四類相比，「鬯」成左右顛倒之形，有 4 件。



6. 《集成》2335 亞鬯季作兄己鼎(殷)，有 7 件。特點：「鬯」三個部件都有簡化，人的頭形只有一橫畫，不若第 1 形有兩條；酉形和下方承接器都沒有花紋。



7. 《集成》8882 亞鬯父丙爵(殷)，僅 1 件。特點：「鬯」人形旁的酉形和承接器的構形都簡略，既無花紋，構形也較常見之形變小許多。



8. 《新收》1658 亞鬯觚(殷)，僅 1 件。特點：「鬯」成左右相反之形，酉形上方的曲筆非常明顯，不僅垂掛下來，末端尚有分岔。



9. 《集成》5564 亞鬯尊(殷)，僅 1 件。特點：「鬯」變化成「」之形，已看不出人形；酉形上方沒有曲筆，承接器簡化成類似口之形，也移位至「」下方。

10.  《集成》5894 亞鬲父乙尊(殷)，僅 1 件。特點：省去承接器，酉形上方也沒有曲筆。

11.  《集成》1883 亞鬲父辛鼎，特點：「鬲」的人形省去不見，只有酉形和下方承接的器具。此省略形也僅此 1 件。

12.  《集成》3178 亞鬲父丁簋(殷)，特點：無亞形，在「鬲」此族徽中，以加上「亞」形為常態構形，沒有亞形的僅此 1 件。

以上的類型，筆者將其以表格方式，羅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64	2	66	↓ 96.875%
	7	0	7	↓ 100%
	12	0	12	↓ 100%
	2	0	2	↓ 100%
	4	0	4	↓ 100%
	2	0	2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1	0	1	↓ 100%
總數	97	2	99	

「亞鬣」的構形多變，上列表格列舉了十二種，第 1 類最常見，我們視為標準形，則第 2、4、6、7、8 都是變化之形，第 9、10、11 形是簡省與變化之形，但各類型無論變化或簡省，一定保有兩個部件與標準形近似。而山東益都蘇埠屯的「亞鬣」構形具有特色，如第 3 類，可以此作為出發點，研究其地域性的區別作用，雖然同地有與第 3 類相異之形出現，卻更加確定該地與「亞鬣」的關係甚為重要。

拾參、鬣



1. 《集成》4993 鬣父癸卣(殷)，共有 61 件，其中殷商時期 46 件，西周早期 15 件。特點：由「大(天)」和「鬣」兩個形體結合而成，上面人形的腳會比較長，延伸至下，彷彿將「鬣」形包覆住一般，似乎有意將兩形合為一個完整的構形。殷商和西周的數量相比，殷商佔 75%，西周佔 25%，殷商時以此為常態構形。



2. 《集成》2346 敕隤作丁侯鼎(西周早期)，共有 20 件，其中殷商時期 9 件，西周早期 11 件。特點：人形的腳沒有延長，和鬣形稍微分開，可能有人會因此而分釋作兩個族徽。

將上列兩個類型，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46	15	61	↓ 67.39%
	9	11	20	↑ 22.22%
總數	55	26	81	

從時代所見，分開之形雖然殷商已出現，但按照比例來看，包覆形和分開形各佔一半，西周出現分開形的數量較多，這就是一種變化的趨勢。筆者推測，這與西周金文書寫形式有關。例如從此族徽的幾版西周金文，如《集成》2254 鬣

鬲作父辛鼎、《集成》2346 敕戠作丁侯鼎、《集成》2674 征人鼎、《集成》4020 天君簋、《集成》5973 殺父乙尊等，不像殷商金文中若有族徽，出現的形式可能僅有族徽，或「族徽+紀念父祖之名」，較為簡短；金文發展到西周，敘述文字較多，除了紀念父祖之名，還有作器者、作器緣由等，族徽出現的位置可能在銘文前，亦可能在整篇銘文之後，為使整個版面整齊，故族徽有「文字化」的趨勢，也可突顯族徽消失的問題。

曹淑琴、殷璋璋有文〈天眚銅器群初探〉¹⁵，認為族徽「天眚」應分作二形以解釋，他們所見的材料，絕大多數的尊、觚沒有「天」，有「天」者僅各一件，故「天」可能是褒辭，褒揚「眚」族在武丁時期的國勢壯大。筆者認為此說可議，第一，「天」不具褒貶作用，因為「眚」和「鼂」銘文內容大多都只是「族徽+紀念者」，所以無法從作器者或其他方面作更正確的推想，但「眚」和「鼂」應是有關聯的家族；第二，更多材料出土後，有「鼂」的尊、觚已有好幾件，各類型的銅器都有，故曹、殷兩人的說法，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拾肆、見

「見」作為族徽時的構形：

1.  《集成》5812 見尊（西周早期），特點：从目从卩之形。共 11 件。
2.  《近錄》367 見簋（殷），特點：从目从卩，但與第 1 形左右相反。共 2 件。
3.  《集成》819 見父己甗（西周早期），特點：从橫目，但下半部類似从側立人形、或卩形，難以確定。僅此 1 件。

以上三個類型，依其出現頻率表列如下：

	殷	西周早期	總數	增減變化
	10	1	11	↓ 90%
	2	0	2	↓ 100%

¹⁵ 曹淑琴、殷璋璋〈天眚銅器群初探〉，《中國考古學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 年 5 月。

	0	1	1	↑ 100%
總數	12	2	14	

目前共有 14 件器，時代最早為殷商晚期，最晚為西周早期，其上方部件仍從橫目，下方部件皆從卩之形，有 2 件成左右相反之形，僅《集成》819 見父己甗（西周早期）（族徽類第三形）此件構形稍有不同，類似從卩、亦近似側立形，但也僅此 1 件。而「見」作文字使用時，下方部件從側立、從卩之形都有，從卩之形非常容易和族徽混淆，若只有單一從卩的「見」形時，我們可能無法馬上判斷為族徽或文字，故我們還要參考辭例，幫助理解和區分。

拾伍、𠄎

1.  《集成》899 𠄎甗(西周早期)。共有 10 件。特點：類似月形的構形，成左右對稱，中間各有短橫畫兩筆。

2.  《集成》10078 逡盤(西周早期)。共有 7 件。特點：類似月形的構形，左右對稱，中間各有短橫畫三筆。

以上的 17 件，筆者依出現頻率表列如下：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總數	增減變化
	9	1	10	↓ 88.89%
	7	0	7	↓ 100%
總數	16	1	17	

 共有 17 件，僅 1 件出現於西周中期，其餘 16 件俱出現於西周早期。「」族徽構形中，類似月形構形中的橫畫，雖有二筆、三筆之別，但例如《集成》5363  沚伯逡卣、《集成》5364  沚伯逡卣，銘文內容都相同，而前一版族徽的短橫

畫是兩筆、後一版是三筆，可見兩者並無區別。「𠄎」族徽常出現在同一批作器者泝伯遠的銘文中，其他的作器者如晨、年姁，雖然僅 1 件器，也因此族徽而系聯起整個家族。

拾陸、𠄎

1.  《集成》9690 周麥壺(西周中期)，共有 5 件。特點：此構形類似「田」形，上方橫畫向外延伸出去，轉而向下，末端再向外彎曲；方形以「十」分爲四格，四格中各有一點。
2.  《集成》4262 格伯簋(西周中期)，共有 6 件。特點：上方橫畫向外延伸後，轉而向下，僅是直線，末端沒有彎曲；方形也以一直、一橫畫分爲四格，但沒有四點。
3.  《集成》3835 革簋(西周中期)，僅 1 件。特點：上方橫畫向外延伸後，轉而向下，末端向外彎曲，中間方格沒有四點。

以上三種類型，將其依出現次數，表列如下：

	總數	百分比
	5	41.67%
	6	50%
	1	8.33%
總數	12	100%

𠄎共有 12 件，1 件僅標明「西周」，2 件爲西周晚期，1 件西周早期，其餘 8 件都屬於西周中期，三種構形的差別在於田形中間是否有四點和上方橫畫末端的彎曲。除了《集成》8579 𠄎父己爵，一方面因爲該器爲爵，書寫空間不大，二方

面可能僅此件為西周早期，還受到殷商文化的影響，銘文僅有「囧 父己」，其餘的銘文都是有作器者、作器事由、紀念者、祝嘏詞等，如同西周銘文的擴大發展；由於此族徽只出現在西周時期，令人懷疑周人族氏發展出自己的族徽，但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說〉¹⁶曾提出這個族徽來說明：《集成》3915 周彝生簋銘文為「周彝生作楷媯媯媯媯，其孫孫子子永寶用」，周彝生嫁女楷媯才送媯器，則周彝生為媯姓，應是受到殷商文化的影響而創造該族的族徽，而非周人姬姓的族徽，張氏的結論為“有族徽者非周氏族人也”，筆者贊成此說。

第三節 附屬徽號¹⁷

壹、 亞

根據《引得》的統計，《集成》中出現「亞」字的銘文有 791 條¹⁸，再加上《近錄》也有將近 80 條，故金文中出現「亞」字的共有超過 800 條；除了我們最常見到的字詞，例如父某、作寶隴彝、子子孫孫和虛詞其、佳（唯）等這些銘文的「基本內容」外，「亞」字算是出現頻率極高的，而且數量非常龐大。「亞」字在金文中作為族徽的，占絕大多數，將在後面介紹。現在先介紹有少量作為文字的部分：

1. 職官名：共有三個職官名：

(1)「亞旅」，可見於《集成》4237 臣諫簋（西周中期）：「玨令臣諫□□亞旅處于軹」。

張亞初、劉雨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引用《尚書·牧誓》：“王曰：‘嗟我友

¹⁶ 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說〉，《考古》1995 年 9 月。

¹⁷ 筆者稱為「附屬徽號」，表示依附於其他族徽，有特別的標記作用。被依附的族徽本已存在，且可獨立運用。

¹⁸ 根據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頁 1511 〈《殷周金文集成》單字出現頻度表〉。

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 《注》云：

“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從《尚書·牧誓》的上下文看，亞旅在參有鬮之下、師氏之上，因此地位當不低¹⁹。

(2)「多亞」：《集成》3975 邕簋（殷）：「王飲多亞」

甲骨卜辭中常見「多馬、亞」或「多亞」，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認為「多馬、亞」就是多馬和多亞，而卜辭中也有看到多馬和多亞分列，馬和亞都是官名，馬可能是馬師，後世司馬之官可能從此出；卜辭中亞可以「保王」、「保我」，可想見亞和王的關係密切²⁰。

(3)「大亞」：《集成》4215 虢簋（西周晚期）：「眾者（諸）侯、大亞」

張亞初、劉雨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附錄》的第四部份談到，大亞與諸侯並稱，“不惟為官名，其秩且高。”²¹ 故「大亞」不僅是一官名，與諸侯並列，可想見其地位不低。

此三個職官名，在金文中目前各僅一件，即為上述之例。

2.走亞：《集成》4321 匚簋（西周晚期）：「今余令女畜官：鬮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尸（夷）、秦尸（夷）、京尸（夷）、臯尸（夷）、師笱、側新（薪）、□華尸（夷）、由豸尸（夷）、鬻人、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尸（夷）。」按照銘文的內容，這些受管理的人依序排列，「成周走亞」應該是指在成周的某一類人，依順序看來，其地位並不算高。

3.亞且（祖）：

¹⁹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16，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初版二刷。

²⁰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508-510，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初版二刷。

²¹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189。

(1)《集成》181 南宮乎鐘（西周晚期）：「先祖南公，亞祖公仲必父。」亞祖與先祖對舉。

(2)《集成》247 癩鐘（西周中期）：「高祖、亞祖、文考。」根據《集成》246 的癩鐘，亞祖即「文祖乙公。」

(3)《集成》10175 史牆盤（西周中期）「亞祖祖辛」，前有「高祖」、「乙祖」、「刺（烈）祖」、「乙祖」、「亞祖」、「文考」，對照上述的南宮乎鐘、癩鐘，「亞祖」應是指最末一祖，為文考的前一祖，即祖父輩。

金文中「亞」作為文字使用的，僅這幾件銅器銘文，其意義有三類：

1. 職官名，如亞旅、多亞和大亞。
2. 受管理的「走亞」。
3. 祖父輩的「亞祖」之名。

文字意義與族徽並無相關聯之處，數量與族徽相比，也僅占銘文的極少數，兩者的差別至為明顯。

甲骨文中也有出現「亞」字，我們可根據其辭例和構形，看看「亞」在金文和甲骨文中的用法是否相同。

一、官名：例如多亞、馬亞、亞雀、亞束、亞旒、亞阜等。

《合集》5677 庚辰卜：令多亞斫犬？

《合集》21707 我作多亞？

朱岐祥師在《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釋「多亞」為管理殷王墓葬之官²²，筆者從其說。

²² 朱岐祥師《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頁 38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初版。

《合集》564 正 甲辰卜貞：乞令𠄎以多馬亞省，在南？

《合集》5710 貞：多馬亞其有囷？

《合集》26899 貞：其令馬亞射麋？

在前段提到銘文中「亞」的字詞用法已見到「多亞」，也引用陳夢家的說法，筆者認為其說可從，「多亞」、「多馬」的官職在甲骨辭例中也得到證明，殷商時期確有此官名，而在第三期卜辭中或可省稱「馬」、「亞」。

《合集》6931 庚寅卜，𠄎貞：乎雀伐猶？

《合集》28011 壬戌卜，狄貞：其有來方，亞旻其^𠄎王，受有又（祐）？

《合集》32272 車亞^𠄎以人？

前兩辭屬於第一期卜辭、28011 屬於第三期卜辭、32272 屬於第四期卜辭，雖然分屬不同時期的卜辭，但可從甲骨卜辭得知當時確有這些官職。

二、墓室：用為本義。

《合集》17448 貞：亞多鬼夢，亡疾？四月。

《合集》27931 丙戌卜：戊亞其隳其豐？

前一辭卜問亞室內的諸多鬼魂是否會降災，後一辭的「其隳」、「其豐」，表示對亞室祖先的祭儀。

甲骨文中所見的「亞」字構形，舉例如下：

 《合集》5709  《合集》22301  《合集》30295

上述三例與金文並無多大差別，而第三形也只是小短橫畫的突出，在用刻寫方式呈現的甲骨文中，這種突出和突出的長短不一，應是可以接受的。

甲骨文中的「亞」也有作為官職名、附庸族名來使用，但與金文不同的是，多了墓室的意義，此為「亞」的本意，在甲骨文中看到，金文中卻完全沒有。

以上我們看過了「亞」字在金文、甲骨文中的用法，接下來再看到古代和近現代學者對「亞」字的解釋。

《說文·十四篇下》：亞「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凡亞之屬皆从亞。」

歷來學者對「亞」的解說，多根據《說文》引申而來，例如：

王筠《說文釋例》：「亞下云醜也，象人局背之形。醜是事而不可指，借局背之形以指之，非惟駝背，抑且雞胸，可云醜矣！」（《說文解字詁林》11，頁56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此亞之本義。亞與惡音義皆同，故《詛楚文》亞駟，《禮記》作惡池；《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漢書》作亞谷；宋時玉印曰周惡夫印，劉原甫以為即條侯亞父。」（《段注》十四篇下，頁十五）

徐灝《說文段注箋》：「此當從賈侍中以次第為字之本義。《爾雅·釋言》曰：『亞，次也。古鐘鼎文每作，即此亞字，蓋古人以識其器之次第。』」（《說文解字詁林》11，頁561）

孔廣居《說文疑義》：「亞當以次第為正義。者，四方也。者，聯屬之象也。」（《說文解字詁林》11，頁562）

以上的說法，王說根據訛變的字形，不足為訓；其他不見字形之解，涵義亦多從賈逵，「次第」為後代流行之說，也都不足以說明商周金文「亞」形的真實狀況。而現代學者對於亞形有了更多的說法，筆者羅列諸家意見如下：

1. 高田忠周《古籀篇》：「亞象大室四隅有夾室之區畫也。」(《金文詁林》頁 7851)²³
2. 林義光《文源》：「亞當爲庠之古文，廡也。」(《金》頁 7856)
3. 馬敘倫《讀金器刻詞》：「亞者，家之初文。」(《金》頁 7856)
4. 高鴻縉《中國字例》：「亞，蓋家族之家之最初文也。」(《金》頁 7858)
5.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象徵祖先之神所憑依也。」(《金》頁 7859)
6. 劉節《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殷人的『亞宗』，大體相同於周人之『京宗』，若再用『多亞』一名同『多方』一名比較，便可明白『方』是指外族而『亞』卻是指本族。」(《金》頁 7865)
7. 白川靜《說文新義》：「表示以玄室之形爲職能圖象之亞系職能者之本質也。」(《補》頁 3532)
8. 加藤常賢《漢字之起源》：「此字乃古代地下穴居之室之形也。」(《補》頁 3533)
9. 周法高：「金文中之亞形亦可能象徵明堂宗廟之形，同時亦爲大墓之形。」(《補》頁 3534)
10. 曹定雲〈亞其考〉：「亞是一種武職官名，擔任這一職官的通常是諸侯。」(《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頁 4)
11. 丁山《甲骨文中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內服的諸侯。」(頁 48)
12. 郭沫若《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此亞形者不過如後人之刻印章加以花邊耳。」(頁 5)
13.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此等作爲匡廓的亞形，實爲一種稱號的圖象化。」(頁 511)

²³ 以下引自《金文詁林》者，簡稱《金》，引自《金文詁林補》者，簡稱《補》。

14.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亞字象隅角之形…亞和阿音義並相通，故亞爲阿字的古文，阿爲亞後起的通用字。」(頁 339)

15. 張天方《圖象文字研讀》：「廟堂略形。」(頁 29)

綜上所述，可將各家說法歸納爲三大類：

一、屋室、宗廟之形

二、職官(武官)或爵稱

三、裝飾性框邊

這三種意義又可再分爲兩類，前兩種有考古資料和金文、甲骨文例爲根據，信而有徵；第三種的說法，僅就金文的「亞」形表現形式的絕大部分來論斷，並無確實的證據，而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可繼續探討之處。

首先，我們需先釐清亞形是否有實質意義？

前述三種說法中，郭沫若的「花邊」裝飾性說法，可解釋爲亞形是不具實質意義的。在檢視《集成》和《近錄》所有亞形族徽中，我們在一開始已說過共有 800 多條銘文，扣除作爲文字使用的 10 多條，仍有超過 800 條的銘文含有亞形族徽，亞形與族徽放在一起的表現形式，可分可合，有些族徽同時出現分開和包覆的樣式，如：



亞舟《集成》1406 (殷)



亞矣《集成》1429 (殷)



亞夨《集成》3749 (西周早期)



《集成》7823(殷)

《集成》6959(殷)

《集成》8887(西周早期)

我們以上下兩排對比的方式列出族徽的組合構形，可以清楚的從範例得到，不論亞形位置、表現形式為何，包覆狀可使族徽更具完整性，但分開也無法否認其族徽的涵義，且族徽是表現出它的「功能」，並非「語言」的釋讀，這是我們一再強調的。除了亞形的位置不固定，我們發現有些族徽並未附屬亞形，例如常見的亞鬣、亞矣和亞弜：

族徽	有亞形	無亞形
鬣	98	5
矣	91	4
弜	24	3

可以看到絕大部分的鬣、矣、弜族都常用亞形，整體數量來說，有亞形的遠比無亞形的多，無亞形的可能是偶然的情況。故亞形與族徽構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體，亞形可與族徽並列，而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

仔細分類後，所有含有亞形附屬徽號的徽銘中，又有 22 件只有「亞」形的徽號銘文，這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亞某」之省，一種是獨立的「亞氏」，但兩種可能性都具有具體的意義，主「花邊裝飾」說法的學者無法解釋這 22 件「亞」形獨立存在的理由。而經過筆者在甲骨卜辭找到的有「亞」族存在的辭例，又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王國維在〈明堂寢廟通考〉文中指出上古明堂之制，應當為宗廟中央置太室、

東西南北各置一宮之形，即類似我們現今討論的亞形²⁴。之後，高去尋先生從考古資料中推斷出殷代大墓的亞形木室，為當時祭祀上帝、祖先和頒布政令的重要處所，可能是明堂宗廟的象徵性建築²⁵；後來張光直對於高氏的說法表示贊同，對於亞形的起源和意義，還提出一個史前的墨西哥文化亞形石刻以資輔證²⁶。但可惜的是，高文和張文都對這樣的推論指出一個盲點：儘管發現亞形木室，但地底上的建築物已被破壞殆盡，尙未見到完整的殷代地上亞形宮室。故我們參考殷代墓制，雖然跟明堂制度有極大的關聯，但仍不能有百分之百的確定性。我們只能就「祭祀先祖的一個重要典禮場所」，來作為我們重要的推論參考。從以上的金文、甲骨文辭例和考古資料來看，「亞」的本形本義「墓葬祭祀場所」是其中心，姚志豪認為，金文的亞形，應該是“宗族中擔任先祖祭祀的分支族氏所具有的標識符號”²⁷，筆者亦贊同此說。殷人尙鬼，擔任此一官職，需要格外的醒目，也可能在宗族中取得較高的地位。但我們也發現有些家族在鑄刻徽號時，大部分都有加上亞形，少部分省略，表示使用的慣性，又該亞形家族已為大家熟知，故有省略的情形，但若習慣的使用、且有鑑別作用時，大部分的族氏應該都會在該族銅器銘文中加上亞形。

「亞」的金文形狀有、兩種，象墓室之形，所不同的是後者比前者的在外短橫畫延長出去，造成四邊有角之形。張光直認為兩者孰先孰後，對解釋亞形的來源有很大的益處，張氏主張先於，原因是觀察到陝西鳳翔馬家莊出土的

²⁴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三》頁 123-144，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8 月初版九刷。

²⁵ 高去尋〈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義之推測〉，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 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 年 10 月。

²⁶ 張光直：〈說殷代的「亞形」〉，《考古與歷史文化》頁 25-34，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 6 月。

²⁷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114，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秦人宗廟呈亞字形，和漢代的禮制建築、日晷規矩鏡等也都是方框而有四角之形²⁸。但筆者認為此說是根據後代的制度推論前代，可能會有風險。而筆者統計，金文中含有「亞」形附屬族徽的銘文超過 800 件，前一構形（四角未突出者）在殷商時期居多，約 60%，西周約 40%，後者剛好相反，則是殷商時期占 40%，西周時期有 60%；若依數量來看，反而先於，張氏的說法可商。根據統計數字，我們只能說「」在殷代是屬於常用的構形，「」在西周時代屬於常見構形，並無法判斷哪一種構形屬於哪個時代，或作為哪個時代的區分標準，故我們可以說「亞」之兩種構形在商和西周時期呈現出一種消長變化的趨勢。

至於「亞」字除了作為墓室本意，另一種常見的說法為官職或武官，甲骨文中確有「亞」作為官職之辭例，如多亞、亞馬、亞皐、亞旒；若作為武官之解，我們需檢查辭例中征戰的部分，如亞皐（《合集》32272：車亞皐以人？）、亞旒（《合集》28011：壬戌卜，狄貞：其有來方，亞旒其王，受有又（祐）？）等，但屬於甲骨卜辭第三、四期，並非五期甲骨卜辭皆如此；但五期甲骨卜辭中，「亞」更多與宗廟和祭祀鬼神、祖先有關聯，可以說每一期的「亞某」或「某亞」之詞皆如此，故筆者認為「亞」形當解為「擔任同族中祭祀先祖的族氏」的標號最恰當。「亞」在甲骨辭例中作為官職、墓室的本義，亦有作為附庸族名，自第一期到第四期，就卜辭內容看到與殷王朝關係良好。而「亞」字在金文中使用不多，僅有十來件，作為附屬族徽，卻有如此大量的應用，可能跟殷人尚鬼神、重祭祀有關，也凸顯了「亞」形的重要性。「亞」形絕大部分是附屬族徽，亦有作為獨

²⁸ 張光直〈說殷代的「亞形」〉，《考古與歷史文化》頁 28、29、31，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 6 月。

立族徽，族徽記號雖可隸定成文字，但不能當作語言來使用，故「亞」形雖隸定成「亞」字，卻不能當成實際語言的「亞」字做解釋，故我們仍要回到「族徽」此一概念的範疇去思考「亞」形的運用。

貳、 冊

一、「冊」的涵義

商、周金文族徽中，有一種「冊」形符號，其涵義，我們引用一些文獻來加以理解：

《說文·二篇下》：“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凡冊之屬皆从冊。籒，古文冊，从竹。”

徐灝《說文段注箋》：“凡簡書者，皆謂之冊。不獨諸侯進受於王也，此舉其大者而言，符、冊亦二事也。”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策，簡也。”

《廣雅·釋詁四》：“籒，書也。”

《周禮·春官·內史》：“（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²⁹之。”

²⁹ 「策命」，同於金文「冊命」、「冊令」。

由以上資料可知，「冊」的本意為簡冊，用作紀錄、書寫的工具，在金文中有「作冊」的官名，其職責為書冊王命。「作冊」作為官名的用法，始見於殷代，消失於西周晚期，先擇要列舉一些殷代到西周與「作冊」的相關銘文：

- 《集成》944 作冊般甗(殷)³⁰：王商(賞)作冊般貝
- 《集成》6015 麥方尊(西周康王)：作冊麥易金于辟侯
- 《集成》9895 折方彝(西周昭王)：令作冊折貺望土于相侯
- 《集成》2758 作冊大方鼎(西周穆王)：公賞作冊大白馬
- 《集成》2804 利鼎(西周恭王)：王乎作冊內史冊命利
- 《集成》10161 免盤(西周懿王)：令作冊內史易免鹵百
- 《集成》4268 王臣簋(西周懿王)：乎內史長冊命王臣
- 《集成》4277 師賂簋蓋(西周孝王)：王乎作冊內史冊命師俞
- 《集成》4324 師釐簋(西周夷王)：王乎尹氏冊命師釐
- 《集成》2805 南宮柳鼎(西周厲王)：王乎作冊尹命柳嗣六師牧

從以上依時期所列的銘文，我們可發現：

- (1)「作冊」此官職在殷代金文到西周早期的金文中，僅見受王賞賜，並無「書冊王命」的工作內容。
- (2)西周恭王以前，銘文中只見「作冊」；西周恭王之後，出現「作冊內史」、「作冊內史」、「尹氏」、「作冊尹」等稱呼。「尹氏」和「作冊尹」的「尹」，《尚書·顧命》「百尹」注云：“百尹，百官之長。”故「尹氏」和「作冊尹」當為作冊之長或內史之長。也可看出在西周中期以後，「內史」、「尹」才開始出現，並與「作冊」同時書寫於銘文中。在此產生了一些疑問：這麼多的稱呼，是並列、承接、混淆呢？「作冊」或「內史」是省稱嗎？我們看到同為懿王時的免盤和王臣簋，執行冊命的職稱不同，但冊命的工作相同，證明「作冊內史」可僅稱為「內史」或「作冊」。其他介於恭王到厲王時期的銘文，情況亦大致相同，故西周中、晚期，「作冊」和「內史」表示同一個執行書寫、宣冊王命的官員。

³⁰ 時代分期依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我們還需解決一個問題。恭王時期的「利鼎」稱「作冊內史」，在金文中僅一見，而在銘文中屢見「冊命」一詞，常將兩字相連使用的結果，造成將「作冊內史」誤寫成「作命內史」，這樣的現象是不無可能的。

作冊與內史的關係為何？我們可參考下列的銘文：

《集成》2815 趯鼎：史留受王令書，王乎內史□冊賜玄衣

《集成》2827 頌鼎：王乎史虢生冊命頌

《集成》4196 師毛父簋：內史冊命賜赤市

《集成》4288 師酉簋：王乎史墻冊命師酉

從「趯鼎」可知，「史某」和「內史」同版並存，不可能是相同職位，但「內史」的工作與「作冊」相同。而「史虢生」和「史墻」和「內史」都可執行「冊命」的工作。單稱「史」可能是「內史」的簡稱。證明「作冊」和「內史」皆可執行「冊命」的工作。馬承源先生曾談論「作冊」與「內史」的關係：“作冊與尹氏均是書王之錫命辭於冊者，內史則據以宣讀冊命。…³¹”可見在職位上，兩者是有區別的，但因為工作順序有銜接的關係，因此也可能有協助或兼任的情況，故可能同時稱呼便造成混用的情形。

綜合上述，加上《周禮·春官·內史》所言，「內史」的工作內容「冊命」與「作冊」是相同的，「作冊」和「內史」的混淆在西周中期開始，才有「作冊內史」之稱呼出現，但《周禮》卻無「作冊」此官職，可見「作冊」此一官職在西周晚期已被「內史」所取代。東周的《左傳》、《國語》史官稱為「內史」，已不見「作冊」的稱呼。以上對「冊」意義的說明，在附屬於族徽的使用中，可看出其具有「官職」的代表意義。

「冊」在金文中作為文字時的用法，可歸類如下：

(一)冊：天子賜封的命書，由作冊書寫王的賞賜於冊中。

(二)作冊：官職名，書寫王的封賜，如利鼎、免盤等，也是被賞賜的對象，如作冊般甗、作冊大方鼎等。

³¹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利鼎」注(二)，頁13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

(三)冊命：動詞，如頌鼎、師毛父簋、師酉簋等，由史官代王宣讀冊命。「冊命」亦有寫成「冊賜」，兩者意同。如：

1. 《集成》9723 十三年癸壺（西周中期）「王乎乍冊尹冊易（賜）癸畫袞、牙燹、赤寫。」
2. 《集成》10172 袁盤（西周晚期）：「王乎史減冊賜袁玄衣、帶屯、赤市、朱黃、鑾旂、攸勒、戈瑀戚厚秘彤沙。」

僅此 2 件，且出現在西周中期之後，可見出現的時間晚，亦不常見。

與金文同時期的甲骨文，亦有「冊」字，從《類纂》中可看到，有以下數種用法：

1. 冊（稱）冊：

例：《合集》6402 正 乙卯卜，□貞：沚戠冊冊，王从伐土方，受有又？

為冊告宗廟的一種祭儀，祭祀時將祭事書寫於竹簡上，祈求上蒼庇蔭，正符合甲骨占卜、祭祀的主要用途；在「冊」字句例中數量最多。

2. 冊用：

例：(1) 《屯》1090 (2) 重新冊用？

(8) 甲子卜：□舊冊用？

(2) 《甲》726 重妣辛冊用？

《合集》27560 辛卯卜：其冊妣辛？

冊作動詞，由第 2 例的「冊妣辛」可知是冊告妣辛之意，「重妣辛冊用」為倒裝句型，強調冊告對象「妣辛」。而第 1 例的「新冊」、「舊冊」，《甲骨文字詁林》認為「冊告」當時已公式化³²，筆者存疑當時是否已有這樣的觀念，但仍可備一說。筆者還有兩個想法，一個自第 2 例而來，「新」、「舊」與「妣辛」是同位語，故「新」、「舊」皆人名；第二個解釋，「新」、「舊」當作地名或族名，而兩辭的解釋為卜問該用哪一地（族）進貢的竹簡來使用。因為「新」、「舊」在甲骨文中

³²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2936 冊」按語，頁 2964，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2 月初版二刷。

確有作為地名或族名，故筆者傾向第二個說法。

3. 冊至：

例：《合集》27287 (2) 冊至，王受有又？

「冊」為一官名，自殷商時期已有「作冊」此一官職，故可能即是此官到某地，再繼續卜問吉凶。

4. 冊祝：

例：《合集》30648 (3) 冊祝。

《集成》32327 亦有「祝其冊」，「祝」作動詞。《尚書·金縢》：“史乃冊祝曰”，屈萬里釋：“謂作冊文以祝告於神”³³，又《尚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烝」為冬祭，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³⁴故“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釋為王命史官名逸者，作「封命之書」誥周公之後伯禽。「冊」為祭告宗廟的冊書。

5. 冊入：

例：《合集》9353 冊入。(甲尾刻辭)

指「冊」此人或此族進貢之意。

由以上用法，我們看到在甲骨文中，「冊」有作本意「竹簡」來使用，用作動詞為「冊告」之意，或是「作冊」官職的稱呼，第五種用法或可視為「冊」做為族氏徽號的證據。

甲骨文中還有以「冊」為主要部件，再增加其他部件的字，增繁作冊、冊、冊、冊、冊(典)等：

(一) 冊：从示冊亦聲，或為「示冊」二字合文，示書冊告於宗廟之意：

1. 《屯》2406 重父甲冊用，王受又？吉。

《合集》30398 (4) 重冊用？

2. 《合集》30678 (3) 重舊冊用，王受又？

³³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頁 85，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 年 3 月初版第十四刷。

³⁴ 孔穎達：《尚書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 頁 217，台北：大化書局，1982 年 10 月。

《屯》1090 甲子卜：□舊冊用？

3. 《甲》726 重妣辛冊用？

《合集》27560 辛卯卜：其冊妣辛？

由以上的辭例比較可知，「冊」和「冊」可通用，而就時代來看，「冊」大量出現在第三期。

(二)冊：从冊口，卜辭用為名詞和動詞，以下列舉一些辭例：

《合集》6160 𠄎沚或禹冊，冊舌方𠄎王从下上若，受[我又]？

《合集》7426 正(1) 貞：興禹冊，乎歸？

《合集》707 正(2) 冊于祖乙？

《合集》707 正(7) 乎从臣沚冊三十邑？

《合集》2944 (1) 貞：子冊冊于父乙，乎酓？

《合集》4571 (2) 貞：其冊冊？

《合集》14521 (1)[乙]未卜，爭貞：毋冊冊河三牛往□？

《合集》698 正(1)貞：冊妣庚十奴，卯十宰？

《合集》23430 (1)□□[卜]，[大]貞：冊妣辛□？

《合集》26936 (2)其冊十宰又羌？

有「冊冊」、「禹冊」等，「稱冊」同於「稱冊」，「冊冊」表示書寫、冊告于鬼神之意。

(三)冊：从雙手持冊之形，或隸作「典」，還有數種構形，例如：

24387 (1)癸未卜，王在豐貞：旬亡田？在六月甲申，工^冊其酒彡？

36489 [癸]亥王卜貞：旬亡猷？王[固曰]：[吉]。[在]冊月，甲子酓妹^冊其[冊]冊車
 誥，王征人[方]？

30658 (1)重^冊至？

30659 (2)重^冊冊？

33020 (2)冊^冊伐召方，受又？

《屯》2246 車用？

《合集》7414 申卜，貞：侯告禹？

《合集》28009 丁亥卜，在陪衛酒邑又奏方豨，今夔王其？吉。

筆者列出了以上三種字形，自第一期至第五期都有，這數種字形的用法多與「冊」同，有「禹冊」、「馭至」、「工典」等，用法也都同於前面「冊」字用法，故諸字可說是同一字根「冊」所衍生。「工典」，于省吾認為「工」應讀為「貢」，“謂祭祀時貢獻簡冊以告鬼神”³⁵，故「工冊」即在進行祭祀前的一種公告性的儀式，即獻上禱告的冊文。朱師認為釋作「貢」其說轉折，而提出不同的看法，可直隸定作「示」字，且古文獻並無「貢冊」之例。朱師隸作「示冊」，即今所謂「祀典」，「示冊」為祭祀先王之典策紀錄。³⁶筆者以為朱師之說較為合理，因此也贊成朱師的說法。

筆者判別「冊」形族徽的標準，第一步先要剔除銘文中作為書冊的「冊」、官職的「作冊」和用做動詞的「冊命」；第二，以語法察看上下文意是否能通讀無礙，若銘文中除了「冊」外沒有其他動詞，視「冊」為動詞，但公器除外；第三步，將剩下含有「冊」形的銘文察看是否和其他族徽有連用的情況。此外，還可就族徽在銘文中的位置作判斷，本文後段會討論到。如此的分類，可得「冊」族徽，同時也可作為判斷其他族徽的方法。

二、「冊」的構形

「冊」之族徽構形，有幾筆豎筆，象徵竹簡，中間兩橫筆，一端或兩端相連，象徵穿過竹簡、用來連接的韋編，與甲骨文、一般銘文中的「冊」形幾近相同。以《集成》和《近錄》為統計範圍，金文出現有「冊」形族徽者共有 141 件器，細看其構形，可以再分為九類：

1.  如《集成》2246，特點：竹簡數四支，長度一長一短，二編有一側

³⁵ 于省吾〈釋古文字中的翳字和工冊、弜冊、豆冊〉，《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1985年10月。

³⁶ 朱歧詳師〈釋示冊〉，《甲骨學論叢》頁152，1999年2月初版二刷。

相連，另一側突出於竹簡，有 22 件。

2.  如《集成》2366，特點：類似第 1 類，相異處只在竹簡長度相同。有 27 件。
3.  如《集成》3110，特點：竹簡長度一長一短，二編有一側相連，另一編止於竹簡。有 12 件。
4.  如《集成》2125，特點：竹簡數三支等長。有 6 件。
5.  如《集成》4871，特點：有兩個冊形，竹簡四支，長度一長一短，兩編開口相對，有 23 件；但有些例外，開口同向一側，如《集成》9248 和《集成》6002 之冊形，，此形有 2 件。
6.   如《集成》3717，特點：有兩個冊形，竹簡長度相同，兩編開口相對。有 7 件。
7.  如《集成》5957，特點：兩個冊形，竹簡數僅三支。有 25 件。
8.  如《集成》9080，特點：有兩個冊形，中間二編外側相連，將竹簡包覆之形。有 14 件。
9.  如《集成》1821 和《集成》5400，特點：兩冊形相連，但中間二編有一編不相連。有 2 件。

由上述類型中，我們可歸納出幾點：

- (1) 冊形有一個，亦有兩個，兩形的應是對稱美觀的作用。
- (2) 竹簡數常態是四支，有部份是三支者，三支的多出現於兩個冊形，如第 7 類。
- (3) 冊形中間二編一側相連、一側開口之形，多屬殷晚、西周早期的字形，如第 1、2、3、5、6 類；中間二編相連成圓形或包覆狀者，多是西周中、晚期的字，如第 8 類；少數兩側開口不相連，還有少數出現在族徽者，會兩個冊形相連，但二編中有一編斷裂，如第 9 類。我們可將上述的「冊」符構形分期表列如下：

殷代晚期、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
1.  如《集成》2246	8.  如《集成》9080
2.  如《集成》2366	
3.  如《集成》3110	
5.  如《集成》4871	
6.  如《集成》3717	

三、殷周金文「冊」形族徽考

我們以《集成》和《近錄》為範圍，觀察殷周兩代含有「冊」型的族徽，為數甚夥，表列於下：

族徽	時代	器號 ³⁷	數量	出土地
 戈亳冊	商	3237	4	不詳
		3428		不詳
		7253		不詳
		7262		不詳
 亳冊	商	10876	1	不詳
 木齒見冊	商	400	7	不詳
		401		不詳
		402		不詳
		1762		不詳
		5694		傳安陽
		9792		不詳
		10952		不詳

³⁷ 器號屬於《殷周金文集成》者，僅寫器號；屬於《近出殷周金文集錄》者，器號前加一簡稱《近》。

 高冊	商	5689 6358 7167 7168 7169 7170 10526 新 1647	8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冊	商	8280	1	不詳
 陸冊	商	1359 5050 5052 5081 8874	5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大(天)冊	商	1822 7240	2	不詳 殷墟西區
 來冊	商	944	1	不詳
 封冊	商	3303	1	不詳
 幾虜冊	商	7177	1	不詳
 扶冊	商	7274	1	不詳
 冊	商	2114 《近》590	2	不詳 不詳
 戈北單冊	商	3717	1	不詳
 光冊	商	3109	1	傳安陽
 舟冊	商	1713	2	不詳

		8780		不詳
 秉田冊	商	3421	1	不詳
 冊	商	1858	1	殷墟西區
 𠄎冊	商	6995	1	不詳
 子戊木冊	商	7256	1	不詳
 𠄎木冊	商	5166	1	不詳
 史冊	商	10875	1	不詳
 戍箴冊	商	5169	1	不詳
 束冊	商	2125	1	不詳
 吹冊	商	2427	1	不詳
 正冊	商	7224	1	不詳
 守冊	商	8935 8936	2	不詳 不詳
 未冊雙	商	7269	1	不詳
 未冊𠄎	商	9286	1	不詳
 融冊	商	《近》221 《近》222	2	山東青州市蘇埠屯 山東青州市蘇埠屯
刺冊	商	《近》581	1	山東兗州縣磁山區李宮村
 合冊	商	《近》668	1	不詳
圍冊	商	1358 4873 5010	12	不詳 不詳 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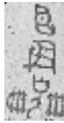
	周	5051		不詳	
		9072		不詳	
		10046		不詳	
		10395		不詳	
		10570		不詳	
		近 734		河南安陽市梅園莊南地	
		新 1723		不詳	
		5095		不詳	
6483	不詳				
	商	1373	16	不詳	
		1374		不詳	
		1375		不詳	
		1376		不詳	
		1856		不詳	
		3108		不詳	
		3604		傳洛陽	
		4871		不詳	
		5045		不詳	
		5046		不詳	
		5573		不詳	
		6390		不詳	
		9199		不詳	
		9377		不詳	
		周		3320	不詳
		10030		不詳	

  𠄎冊	商	9566	5	不詳
	周	2314		不詳
		3687		不詳
		9421		不詳
		9422		不詳
  𠄎冊	商	1355	19	不詳
		1897		不詳
		6380		不詳
		6428		不詳
		6994		河北正定縣新城鋪村
		7227		不詳
		8255		不詳
		8256		河北正定縣新城鋪村
		8907		不詳
		9105		不詳
		9198		不詳
		9577		不詳
		近 738		不詳
		近 902		不詳
		新 1564		不詳
		新 1859		不詳
	周	3746		不詳
	8883	不詳		
	近 675	陝西寶雞市竹園溝		

 正冊	商	7266	2	不詳
	周	9549		不詳
 允冊	商	3110	15	不詳
		5186		不詳
		7176		不詳
	周	1899		不詳
		2258		不詳
		2259		不詳
		2366		傳河南洛陽
		3304		不詳
		3323		不詳
		3688		不詳
		5330		不詳
		5331		不詳
		5921		不詳
		7304		不詳
	9592	不詳		
	9593	不詳		
 煇冊	商	1821	3	不詳
	周	5957		不詳
		《近》600		不詳
 耒冊	商	5753	5	不詳
		5754		不詳
		8282		不詳
	周	3319		不詳

		8912		甘肅靈台縣白草坡村
 冊竹	商	5006	7	不詳
	周	3431		不詳
		3432		不詳
		5158		不詳
		6444		不詳
		8848		不詳
		9546		陝西扶風縣召李村
 冊 	商	2710	4	不詳
	周	2490		不詳
		6171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079		不詳
 冊	商	4803	14	不詳
		5463		不詳
		6624		不詳
		7575		不詳
		8327		不詳
		8641		不詳
		9147		不詳
		10765		安陽
		10766		不詳
		11734		傳安陽
	周	7576		不詳
	7577	不詳		
7578	不詳			

		8583		不詳
肖冊舟 	周	5400 5991	2	傳河南洛陽馬坡 不詳
 冊	周	2758 2759 2760 2761 4300 4301 6016 6508 9901 10065	10	傳河南洛陽馬坡 傳河南洛陽馬坡 傳河南洛陽馬坡 傳河南洛陽馬坡 河南洛陽馬坡 傳河南洛陽馬坡 傳河南洛陽馬坡 不詳 傳河南洛陽馬坡 不詳
 冊	周	1761 5944 9296 10178 《近》242 《近》243 《近》244	7	陝西長安縣灃西鄉 不詳 不詳 不詳 陝西長安縣馬王鎮 陝西長安縣馬王鎮 陝西長安縣馬王鎮
木羊冊 	周	4462 4463 5403 5996 6002	12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060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080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081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082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248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303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9895		陝西扶風縣莊白村
 <p>木工冊</p>	周	2246	5	不詳
		2328		不詳
		3666		不詳
		5929		不詳
		6502		不詳
 <p>冊</p>	周	924	6	洛陽
		1887		不詳
		5718		不詳
		8160		不詳
		8947		不詳
		8948		不詳
 <p>臣辰冊</p>	周	1942	17	不詳
		1943		不詳
		2115		傳河南洛陽馬坡
		2116		傳河南洛陽馬坡
		2135		傳河南洛陽馬坡
		3397		洛陽
		3506		不詳

		3522		不詳
		3523		不詳
		5421		河南洛陽馬坡
		5422		河南洛陽馬坡
		5838		不詳
		5999		河南洛陽馬坡
		9380		河南洛陽馬坡
		9454		河南洛陽馬坡
		9526		不詳
		10053		河南洛陽馬坡
 倂戊冊	周	2253 《近》304	2	陝西寶雞市竹園溝 陝西寶雞市竹園溝
 高冊	周	5900	1	不詳
 卩冊	周	5951	1	不詳
 雒冊	周	9817	1	傳陝西
 卩冊	周	《近》455	1	河南信陽縣澗河港鄉澗河灘
亞夫冊	周	《近》286	1	陝西涇陽縣興隆鄉高家堡
𠄎冊	周	《近》862	1	不詳

從以上的表格，我們可得「冊」形的族徽其表現特性有下列幾點：

(1) 族徽中若有兩個冊形者，可能是爲了整體美觀、或配合同一組的其他族徽，整體構形不能太繁複，竹簡常態本是四支，但兩個冊形中竹簡簡化爲三支的比

例，比單一冊形的多出許多，例如：羊冊 、𠄎冊 、肖冊舟 。

(2)就數量看，超過 5 件器銘以上的有木齒見冊、𠄎高冊、圍冊、允冊、鼻冊、木羊冊、木工冊、麤冊、𠄎冊…等 14 個家族，但仍有 28 個只有 1 件的家族。

多數與少數有明顯的區分。

(3)依時代所見，只出現在殷代者，有戈毫冊、木齒見冊、𠄎高冊、大(天)冊、來冊、扶冊、戈北單冊…等，共 31 個；只出現在西周的，有𠄎冊、肖冊舟、宁戈冊、木羊冊、木工冊、𠄎冊、𠄎冊、僂戊冊、𠄎冊、即冊…等，共 14 個；橫跨殷、周兩代者，有圍冊、麤冊、允冊、羊冊、𠄎冊、𠄎冊…等，共 11 個。統計總數，出現在殷商時期者，有 113 件；出現在西周時期者，有 100 件。無論族徽數和彝器總數，都以殷商時期較多。

(4)就有記載的出土地來看，可以分爲幾類：𠄎、𠄎的彝器大多出土於河南洛陽馬坡；只記載出於洛陽而無更精確地點的，有允冊、肖冊舟的彝器各 1 件；《集成》7240 大冊父己觚出於殷墟西區；《集成》3109 冊光殷出於河南安陽。「𠄎」依殷璋璋和曹淑琴的看法，與山西省靈石縣的丙國銅器有關³⁸，但就上表所見，其活動範圍可到達洛陽；且在河南洛陽附近出土的有𠄎、𠄎、允冊、肖、舟等數個族的銅器，銅器斷代也都在西周時期，這個現象值得我們繼續研究。另一類是羊冊《集成》6171 羊冊觶和木羊冊的《集成》4462 癩盃、《集成》6002 作冊折尊、《集成》9080 豐父辛爵等出土於陝西扶風縣莊白村；耒冊竹的《集成》9546 耒冊竹父丁壺於陝西扶風縣召李村、《集成》8912 於甘肅靈台縣；宁戈冊的《集成》1761 冊戈鼎、《近》242 宁戈冊鼎出土於陝西長安縣、僂戊冊《近》304 僂戊作父辛鼎出於寶雞市竹園溝，這些出土地的地理位置接近，多集中在陝西省南部一帶。而就整個出土地資料來看，包括甘肅、河南、陝西、河北、山東五省，其實可歸爲兩大區塊，即河南殷墟附近和陝西扶風縣一帶，也可說是商周兩王朝國都的活動範圍。

若說「冊」是一個族氏，其活動範圍遍佈五省，明顯過大，故可能要剔除「冊」是一個族氏的想法。由上述表格出土地的記載，筆者發現有不少族氏的出土地位於殷墟西區，如天(大)、𠄎等，木齒見有一件出於安陽，觶戊和毋出土於小屯村

³⁸ 殷璋璋、曹淑琴〈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考古》1990年第7期。

北等³⁹，韓建業研究後指出，殷墟西區是一塊「族葬型」墓地。韓氏認為“西區諸侯不但聚族而葬，而且也是聚族而居的。…各族族人又是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殷墟的，家庭是這裡最基本的社會組織。”⁴⁰朱歧祥師也在〈殷初戰爭史稿—殷武丁時期方國研究〉一文中指出：“附庸方國除了納貢外，還需要協助殷人對外征伐，少數有特長技能的族眾會被委任為殷朝的官吏…”⁴¹，故筆者認為，「冊」可能即是官職「作冊」的代表記號，當某族有人進入王朝服事，居住於王畿附近，為與原本的母族有所區別，而加上「冊」以為辨識記號。但銘文中還是可見只有單一「冊」形的銅器，有 14 件，又該作何解釋？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漏刻該族的族徽，另一可能是擔任「作冊」官職的族氏共同作的紀念銅器，前者的可能性不高，而以第二種說法成立的可能性較大。

四、冊形族徽刻寫位置

族徽於青銅器上的刻寫位置不定，以下列出數種形式：

(一)1.位於句末：例如：奪作父丁壺(9593)

隤 奪

彝 作

 父

丁

寶

³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

⁴⁰ 韓建業〈殷墟西區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1期。

⁴¹ 朱歧祥師《甲骨文研究—中國古文字與文化論稿》(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11月初版二刷，頁370。

2.位於句首：例如：省史趙且丁尊(5951)



丁 省

寶 史

樽 趙

彝 作

3.位於上方：例如：般作父乙方鼎(2114)



父 般

乙 作

4.位於下方：例如：作父戊觶(6483)

戊 作

樽 父

彝



以上四種方式，顯示族徽的刻寫位置不拘，與一般文字的詞性在文句中有固定的詞位所言，族徽和文字兩者明顯是不同的。

(二)同一族徽刻寫方式不同：

我們這裡討論的是超過兩件以上的銅器族徽，藉由兩件以上的比較，才能看出同一族徽的刻寫方式是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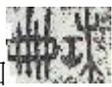
1. 固定不變者—𠄎高冊、圍冊(亞圍冊)、允冊、羊冊、肖冊舟、木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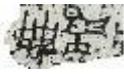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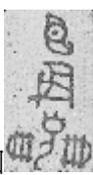
2. 有變動者—𠄎冊：有  (3604 殷) 和  (1375 殷)

麤冊：有  (6428 殷) 和  (3746 西周)

宁戈冊：有  (1761 西周) 和  (5944 西周)

木工冊：有  (5929 西周) 和  (6502 西周) 和  (2246 西周)

麤冊：有  (2758 西周) 和  (9901 西周) 和  (9901 西周)

臣辰𠄎冊：有  (924 西周) 和  (3523 西周)

就「冊」形和其他族徽的搭配構形來看，同一族徽中，一個冊形和兩個冊形皆有，故增加一個冊形並未改變其意義。就族徽本身構形來看，「圍冊」的形式

都不變，且「冊」形位於整個構形的中央，「圍」和「冊」自成一個系統，不與其他銘文相混，足見這個族徽的結構性強又完整。但有些族徽的構形多變，如「木工冊」，有直書、也有橫寫，位於銘文上方、下方皆有，這一類就屬於結構性不強的表現。

由以上討論族徽的刻寫方式，我們發現族徽的本身形狀和組合形式是變動不拘的，但不影響我們釋作同一個族徽。推論其變化的原因，時代的改變是一個可能因素，但即使同是西周時期，形狀還是會不同，我們推測，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刻工的不同，故刻寫習慣也不同；二是配合銅器的版面配置，有時礙於位置受限，會將上下左右的位置變換。因此即使同一家族，仍有不同形式的族徽。

第四節 複合族徽

殷商至西周的家族關係密切，甲骨文中可見聯合祭祀，金文中則有共同鑄器的習慣。商周銅器上出現很多聯名的族徽，筆者稱「複合族徽」，複合族徽的觀念至今仍有爭議，彼此間的關係究竟為何？在分析複合族徽的構形前，首先應針對此問題作一番說明。

一、「複合族徽」觀念的提出

首先提到這個觀念的，為日本的林巳奈夫於 1968 年〈殷周時代的圖象記號〉

一文中提出，名為「複合的圖象記號」⁴²；林澧於 1981 年在〈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一文中說到：

“從東周時比較詳細的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氏族是不斷分衍而氏號是經常變化著的。…在這種分衍變化中，便出現複合式的氏名，…總之，族徽的複合現象是複雜的，但這是古代氏名應有的現象，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⁴³

林氏以「複合氏名」稱之，引用《左傳》為佐證，證明東周有族氏分衍變化不停的現象。筆者認為林氏的說法的確合理，但《左傳》畢竟是東周的歷史，上推回殷商晚期是危險的，難以為殷商晚期到西周的複合族徽的分衍實情提供確切的證據。

又朱鳳瀚在《商周家族型態研究》一書中也說明複合族徽的組合情況：

“即兩個乃至兩個以上的族氏名號相組合，而且在不同器物中有不同的組合形式。”⁴⁴

朱氏為複合族徽下了一個定義，並提到在不同器物有不同的組合形式，其實不只如此，與不同族徽一起出現時，也因此可能會有不同的組合形式。

但在說到複合族徽彼此間的關係時，朱氏引用日本林巳奈夫的意見，認為複合族徽的作用是用來表示作器者所屬的一個獨立氏族，不可能由於族氏的多邊性聯合造成⁴⁵，故朱氏認為複合族徽是由於「氏族分支」而來，只有此種情況而完全排除其他可能，筆者以為此說有待商榷。某一氏族與其他氏族因為政治、軍事、聯姻等原因，互相產生聯繫與關係，使得族徽與族徽間結合成複合族徽，這種關聯性是可以想見的；朱氏族氏分支的說法也是有可能，但不應排除其他結合方式

⁴² 見朱鳳瀚所引〈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複合氏名〉，《南開學報》1983 年第 3 期。又見朱鳳瀚《商周家族型態研究》（增訂本）頁 95，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7 月二版一刷。

⁴³ 林澧〈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頁 45-47，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 月。

⁴⁴ 朱鳳瀚《商周家族型態研究》（增訂本）頁 95，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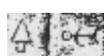
⁴⁵ 同上註，頁 96。

的可能性。且朱氏以為與他族相聯合，會削弱本身的力量，筆者持相反意見，氏族與氏族間的結合，並非都是削弱本身的力量，反而可能壯大聲勢和擴大能力範圍。筆者將在以下文章嘗試以複合族徽的系聯，得到族徽在當時社會完整表現的面貌，並對朱氏的說法提出檢討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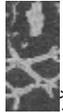
二、複合族徽分支說之討論

朱氏舉「戈」形族徽為例證，認為戈形和其他構形的族徽組成複合族徽，其他構形就是作為戈族下的分支；姚志豪也舉「戈」形為證反駁朱氏的分支說⁴⁶，筆者贊成姚氏的意見，並也舉其他族徽以為佐證，例如下列各族：

(一) 天— 戈 8142⁴⁷、 弋 10850、 弓 5208、 𠄎 8144、 教 8141、

 行 5093、 𠄎 8153、 異《近》900、 合《近》1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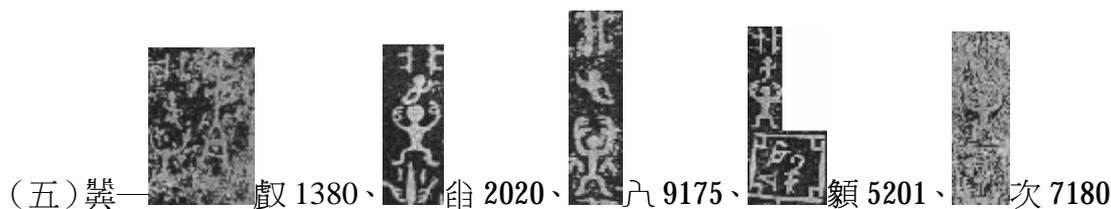
(二) 毋— 毋 9283、 𠄎 4855、 鳥 1831、 若 6430、 蛙
500

(三) 酉— 酉 1366、 保 3235、 𠄎 8275

(四) 爻— 爻 5379、 見 6922、 𠄎 10032

⁴⁶ 姚志豪《商金文氏族氏徽號研究》頁 169-171，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⁴⁷ 為《集成》器號，《近錄》以《近》稱之。



天族跟以上所學的氏族都有一起出現在同一銘文中，形成複合族徽，以這些複合族徽作分子，以全部有「天」族徽出現的銘文當分母，兩者相除所得結果是 42%，換句話說，「天」族獨立出現的情況有 58%，反而是比較多的。而這些 42% 與「天」同時出現的族徽其實也有單獨成一族徽出現，例如戈，是當時勢力龐大的氏族之一，單獨出現的超過 200 版，與「天」構成複合族徽的就此一版；再者例如《集成》8153 的，其單獨出現的有 35 版，與「天」組成複合族徽的也只此《集成》8153 一版，故以上這些族徽與「天」，實際上都是可以分別出來，單獨成一族徽，即是單一的族氏，且以獨立出現為常態，故他們的關係可能不是分支，而是並列。其他如與舌族有關的餘族，與龔族有關的畱、宀族，也有單獨出現之例；與酉族有關聯的宁族，除了單獨出現外，也有與其他族，例如鳥、鄉、告族等形成複合族徽，若是某一族的分支，不應與其他族徽再度結合，反而告訴我們宁族與其他族有多方連結的現象，若是某族的分支，應該是有明顯的上下從屬關係，而非向外擴展似的多方關聯。

但如果完全排除分支的說法也是可議的，《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遷建明德，以蕃屏周…殷氏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長勺氏、尾久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⁴⁸，可見宗氏以下，有其分族小宗，小宗以下，又有醜類（或為戰俘罪犯），同於朱鳳瀚對複合族徽為分支族的觀念，筆者贊成複合族徽有分支族的情況，但複合族徽應是並列關係為主，分支族為少部分情形。以下介紹數個分支族的複合族徽：

(1) 「龔亞顛」：

龔為母族，「亞顛」為子族⁴⁸，亞為附屬徽號，為擔任先祖祭祀的分支族氏。

⁴⁸ 姚志豪已在其論文中討論，《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171，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2) 「鬯亞秬」：

鬯爲母族，「亞秬」爲子族，亞爲附屬徽號，爲擔任先祖祭祀的分支族氏。

(3) 「戈句」：

戈和句都有獨立出現於其他器銘，但此《集成》5312 鈇作父戊卣（西周早期），同時有兩座簋和一座尊的成組之彝器，戴氏認爲可證明句器絕非外氏之物，爲墓主自作之器⁴⁹，「句」爲墓主鈇之族，爲子族，戈爲其母族。

(4) 「𠄎」和複合族徽「臣辰𠄎冊」：

𠄎族自殷商時期出現，根據《集成》5835 小臣辰父辛尊（西周早期），其銘文爲「小臣𠄎辰父辛」，「𠄎」已確定是一族徽，接下來須對「小臣辰」作一解釋。

「小臣」在甲骨卜辭中屢見，官名，陳夢家認爲卜辭中的小臣有兩類，一類是多方的小臣，記其來王或來觀；一類是王朝的小臣，即臣正；小臣在殷代爲一較高的官名，官名後常隨之私名，卜辭之例甚多。到西周初期金文也有不少小臣所作的器，例如小臣宅簋、小臣傳卣、小臣謎簋等，表示小臣仍爲一官名，西周中期以後小臣作爲低階層級，當作被賞賜物⁵⁰。張亞初、劉雨認爲西周銘文中的「小臣」地位有些高、有些低，某些銘文可能只是君臣之臣，不一定確指「小臣」此種官職，故須經過具體的分析⁵¹。複合族徽中的「臣辰𠄎冊」，筆者根據《集成》5835 的「小臣辰」，其中「辰」爲小臣的私名，故推斷「臣辰𠄎冊」中的𠄎爲小臣辰的母族，冊是代表「作冊」官職的附屬徽號。且根據表中所列的器號，共有40件之多，可見「小臣辰」爲一地位較高的小臣，且《集成》5421、5422、9454都在銘文後作「臣辰𠄎冊」，由族徽加上官職和私名，在所有族徽中只有此例，小臣辰當視爲「𠄎」的子族，也可見小臣辰在𠄎族中的地位極高，或是𠄎族的代表人物。

以上討論過複合族徽的形成，接下來看到複合族徽的構形。複合族徽由兩

文，2002年6月。

⁴⁹ 戴應新：《高家堡戈國墓》（西安：三秦出版社）頁131，1994年。

⁵⁰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頁505，2004年4月。

⁵¹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44，2004年6月。

個以上的族徽構成，故組成成分有二合族徽、三合族徽、四合族徽⁵²等，組合形式多樣，如上下移位、左右移位、內外式、垂直式、橫列式、左一右二式、左二右一式移位等，朱師之書已有多例⁵³，以下筆者再舉變化的例證數例。

壹、耳衍天



1.  《集成》1834 耳衍父乙鼎（殷），特點：由四個部件組成，由上而下分別是：耳、行、行中有「止」、天，筆者依朱師的釋讀，讀作「耳衍天」，但《集成》9074 衍天父庚爵的「天」在其餘三個部件的旁邊。此形有 4 件。



2.  《集成》1835 耳衍父乙鼎（殷），特點：也由四個部件組成，但耳、止、天都包含在「行」之內，僅 1 件。



3.  《集成》1854 耳父丁鼎(西周早期)，特點：由耳、止、天三個部件組成，省去「行」。僅 1 件。



4.  《集成》1896 衍天父癸鼎(殷)，特點：由三個部件組成，省去「耳」。僅 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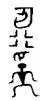


5.  《集成》2002 辰行父乙鼎(殷)，特點：「止」訛變成「目」，其餘三個部件不變，僅 1 件。

⁵² 此處的「二合族徽」、「三合族徽」、「四合族徽」採用朱師《圖形與文字—殷金文研究》一書的用詞。

⁵³ 朱歧祥師《圖形與文字—殷金文研究》頁 27-30。

將上述幾種類型，以表格方式呈現如下：

						總數
殷	4	1	0	1	1	7
西周早期	0	0	1	0	0	1
總數	4	1	1	1	1	8
增減變化	↓ 400%	↓ 100%	↑ 100%	↓ 100%	↓ 100%	

「耳聶天」僅 8 件，但變化就有五種，多呈垂直式排列，第 2 類呈內外式；也有簡省之形，如第 3、4 類，可見某些族徽的形體非常不固定，要依據他們的組合，來做正確的釋讀。

貳、弓聶

弓、聶這兩個族徽構成的複合族徽共有 9 件，可分三種組合形式：

- 

1. 如《集成》6186 弓聶觶（西周早期），有 6 件。特點：以刻意加大的弓形包覆「高」、「羊」形，形成一個完整的表意單位。
- 

2. 如《集成》5219 作公隳彝卣（西周早期），有 2 件。特點：三個族徽相同大小，並未將弓形包含其他兩個族徽。推測可能受到文字影響，而沒有刻意將弓形加大。
- 

3. 《集成》1876 弓聶父己鼎（殷），僅 1 件。特點：弓形只包覆「羊」形，並未包覆「高」形。其實弓形的空間包覆「高」形綽綽有餘，將「高」形刻

寫在外，刻手可能有特殊的表達意義，但亦有可能是漏刻，將「高」部件補刻在旁。

將這 9 件器的構形，分類表列如下：

				總數
殷	3	0	1	4
西周早期	3	2	0	5
總數	6	2	1	9
增減變化	0%	↑ 200%	↓ 100%	

由弓、羣兩族徽構成的複合族徽有 9 件器，就可分三種組合形式，可見族徽組合方式多變。除了第 2 類將三個部件以等同大小刻鑄，呈垂直式排列，其餘兩類都可視作包覆形，第 1 類的  有 6 件，佔此族徽的 66%，為此類複合族徽的常態構形。

參、 車羣



「車羣」《集成》7046 羣車觚（殷）



「羣車」《集成》7047 羣車觚（殷）

車羣僅 2 件器，但車、高和羊的上下位置，在兩器分別不同，「高」和「羊」部件也呈左右、上下兩種形式排列，可見族徽的組合遠比文字鬆散，多有移位現象。

肆、羊日(日)



1. 如《集成》6184 羊日觶（殷）、《集成》8219 羊日爵（殷）、《集成》8220

羊日爵 (殷)、《近錄》576 羊日羊卣 (殷)，共 4 件。特點：上下各一羊首形，背向「日」形。

2.  《集成》5585 羊日尊 (殷或西周早期)，僅 1 件。特點：中間為一「日」形，上下各有一個羊首形，向著「日」形。

兩個類型的兩個羊首形雖然方向相反，但主要部件「日」形、羊首形都相同，筆者仍視作同一族徽。雖僅有 5 件器，依照目前出土的數量來看， 為常態例。此複合族徽目前共 5 件器，除第 2 類不確定時期，但從第 1 類的 4 件器，皆屬於殷商時期，故依此可做判斷，第 2 類的《集成》5585 羊日尊，應是屬於殷商時期。「羊日」在金文中的出現頻率，表列如下：

構形			總數
數量	4	1	5
百分比	80%	20%	100%

伍、羊酉

《金文編·附錄上》還有兩個族徽構形 、，朱師認為此為複合族徽「羊酉」⁵⁴，姚志豪認為，此族徽構形疑與「酉」氏有相關性，而「酉」形上部為羽形紋飾⁵⁵。筆者觀察構形後，認為應作為複合族徽「羊酉」為是。

1.  如《集成》9184  乙罍 (殷)，特點：「」形，上面有彎曲的筆畫，呈「羊」形，下面从「酉」。共 10 件器，殷代有 7 件，西周早期有 3 件。

⁵⁴ 朱歧祥師將此形列在《圖形與文字—殷金文研究》「複合族徽」編號 046 處，《圖形與文字—殷金文研究》頁 445，台北：里仁書局，2004 年 10 月。

⁵⁵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159，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2. 、 如：《集成》8490 父丁爵（殷）、《集成》4756、4757 卣（殷或西周早期），特點：下面从「酉」不變，上方的曲筆與(1)類是上下顛倒的。共3件器，都屬於殷代。表列其構形變化如下：

			總數
殷	7	3	10
西周早期	3	0	3
總數	10	3	13
增減變化	↓ 233%	↓ 300%	

《金文編·附錄上》將 、 分別編為 591、592 號， 編為 593 號，但筆者認為「」與「」構形的上半部非常相近，上方的曲筆雖稍有不同，但仍可看成是第 1 類曲筆的顛倒之形。朱歧祥師將此構形歸為「複合家族記號」，分釋作「羊酉」，將上半部釋作「羊」，第 1 形的 10 件器，幾乎都清晰可見「羊」形；姚志豪所說的「羽形紋飾」，在第 2 類較有可能。此三種構形為同一族徽，主要部件都是「酉」和上方的「羊」組成，第 1 類有 10 件器，第 2 類有 3 件器，進入西周時代，第 1 類仍有 3 件，第 2 類未見，故以「」為常態例，變化例為第 2 類，即上方羊形的顛倒。儘管構形有上下顛倒的部件，但筆者仍釋作同一類複合族徽，釋作「羊酉」。

第五節 小 結

本章以族徽構形的探討為主，首節介紹族徽構形不變的族徽，例如、等，前者只出現於商朝，後者在商周兩朝皆有，但兩者構形都只有因襲，未變化；第

二節介紹構形變化的族徽，依時代列其順序，竝、齒僅出現於商朝，竝之變化在於下方橫畫的有無；齒下方增人形；其後為商、周皆出現者，戈形在西周時期有增加總形的增繁現象；「爻」形可有兩個「X」形、或三個「X」形；舌象口舌之形，兩旁或有數點，即其變化的部分；𠂔、𠂕為此族徽的常見構形，中間橫畫的有無，為該族徽構形簡省的趨勢；「𠂖」為該族徽常見的構形，其變化在於兩旁的曲筆，或有省去的現象，但不具有時代的區別意義；龔由三個部件組成，上方的「月」部件，到了西周，有簡省的趨勢；光族徽上从山、下从卩形，但某些卩形會變化成人直立之形，特別在與「單」成為複合族徽「單光」時特別顯著；龠族徽中的「天」(大)形，下半部腿的部分在殷商時期較長，延長至甗形，西周時期較短，兩形分開；亞鬣的「鬣」，由三個部件組成，三個部件或有筆劃的簡省，或成左右相反之形，而某些器銘只有兩個部件，省去人形部件；見形大多上从橫目、下从卩形，只有一器下方似从人側立之形；只出現於西周者，「𠂗」中間橫畫，有兩筆的構形，亦有三筆之形；罍的變化部分在於中間四點的有無。附屬徽號部分，筆者討論亞、冊兩個徽號，亞形有₁、₂兩形，根據筆者統計，前者多出現於殷商，後者多出現於西周；附屬於其他族徽出現時，有些族徽會出現在亞形中間，呈包覆狀，有些位於亞形之外，呈現獨立的兩個構形。冊形多以一個構形出現，例如「₃」，若中間二編呈包覆形，則多是西周中晚期之形；冊形亦有以二個構形出現，位於其他同時出現的族徽的兩側；複合族徽部分，尚可分為二合、三合、四合族徽，朱師書中提到這些複合族徽的組合形式有上下移位、垂直式、橫列式、左一右二式等多種組合，組合形式多樣化，而族徽本身有些也再變化；除此之外，筆者尚舉出耳衎天、弓鼻、車鼻、羊日(𠂘)、羊酉等數件變化之例。從本章的例證，可知族徽構形或有承襲、或有變化，尚需全盤的清查，才能看到族徽構形整體的樣貌。